

内明



集漢穀城刻石字



第五十八期 目錄

封面	鑑真和尚塑像	幻生	3
專論	宗密荷澤法統辨		
譯稿	印度大乘佛教三宗概論(續)	Dr. C. Sharma 著 關泰和譯	7
專題研究	玄奘大師靈骨遷流分供之研究(續)	智銘	10
譯稿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第二十一篇)	張澄基譯	13
特輯	唐鑑真和尚東渡與日本藝術發展	芷馨	15
	唐揚州大雲寺鑑真傳(高僧傳卷十四)	編輯室	17
	偉大的鑑真和尚	謝冰瑩	18
	鑑真和尚塑像瞻仰記	余眞夫	20
佛教藝術介紹	唐鑑真大和尚畫頁(上)	編輯室	22
佛教文藝	鑑真大和尚東渡歷險記	謝冰瑩	24
海外通訊	美佛會歡迎大寶法王盛會紀實	眞覺	30
	詩篇：山居詩并序(續)	敏智	32
	南韓行脚記畧之一	釋曉雲	33
	舊金山的金山寺	不羣	35
佛教界動態	介紹淨土大經的節會本	祝空	37
底裏	唐招提寺金堂內供奉之藥師佛立像	編輯室	39
封底	招提寺內景		

出版者 內明雜誌社
 社址 香港新界青山道22味藍地妙法寺
 發行所 釋沈會
 編輯 釋金成
 主編 釋山機

社址 香港新界青山道22味藍地妙法寺
 Nei Ming Magazine Society C/O Miu Fat Buddhist Monastery
 22Mile, Castle Peak Rd., Lamti, N. T. Hong Kong
 外埠流通處
 美國 紐約美國佛教會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3070 Albany Crescent, Bronx, N. Y., 10463, U. S. A.
 檀香山華僑佛教總會
 Chinese Buddhist Ass'n of Hawaii
 42 Kawanakoa Place, Honolulu, Hawaii 96817, U. S. A.
 泰國 中華佛學研究社
 Thai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ailand,
 215/1 Pluphar Chai Rd., Bangkok, Thailand.
 台北 新店鎮文中路50號竹林精舍
 新加坡 大坡大馬路二九八號南洋佛學書局
 菲律賓 信願寺
 1176, Narth St., Manila, Philippines.
 日本 東京都豐島區駒込七・十三・十六蓮心院清度法師
 加拿大 加拿大佛教會誠祥法師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anada, 100 South Hill
 Drive, Don Mills, Ontario, Canada.
 印度 悟謙法師
 The Budd, Sangha Federation of India 6, Tiretta
 Bazar St., Calcutta-12, India.
 香港 北角英皇道三九〇號亞洲大廈五樓C座香港佛經流通處
 承印者：文采印刷公司
 電話：五・七一一六五四

佛元二五二零 中華民國六六年
 公元一九七七年

一月一日出版

定價每册港幣貳元



宗密荷澤法統辨

幻生

讀「胡適禪學案」有感之二

「胡適禪學案」第二部，收錄胡先生「跋裴休的唐故圭峯定慧禪師傳法碑」一文。這篇文章，原載於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為胡先生最後未能完篇的「遺著」。胡先生寫作此文的經過，中央研究院黃彰健先生，在胡先生文後所作的「註釋」，有明白詳細的敘述：

去年（幻生按：指民國五十年）九月底，適之先生出示這篇文章及其後記，彰健讀後，遂請求其同意，刊佈於集刊三十三本。適之先生回信說，這只是「百忙中所寫的兩條筆記，如登集刊，需稍加整理，併作一篇文字。乞問槃庵兄三十三本何時須齊稿」。胡先生這封信是十月九號寫的，沒有好久，就心臟病作，入臺灣大學醫院療治，這篇文章遂沒有改寫完。後來病稍好，由醫院移居台北市福州街寓所，本年二月某日返南港，到本所圖書館等處巡視，遂面囑集刊主編，這篇文章改好後，登集刊三十四本。現在胡先生已逝世，為紀念胡先生及尊重其生前所承諾，謹徵得胡先生遺著整理人毛子水先生的同意，將胡先生這篇文章連同後記，與改寫未完稿，一併發表於集刊三十四本內。

胡先生考論圭峯宗密的傳法世系，擬將後記合併於正文內，彰健為愛惜胡先生精力，曾勸其不必。現在由胡先生改寫未完稿看來，胡先生未接納這一意見，這也正是他治學精益求精，審慎不苟。讀者如以改寫未完稿對校，即可看出改寫稿的確改得好。這一改寫稿沒有寫完，真是可惜。（見胡

適禪學案」四二〇頁）

從黃先生的這段註釋說明，我們知道胡先生寫這篇文章的經過情形，並且欽佩胡先生治學寫作不苟的精神。最可惜的，胡先生這篇文章的改寫稿未能完篇，而胡先生即以心臟病突發離開了這個世界，以致我們不能看到胡先生改寫稿的全貌。不過，胡先生這篇文章有其完整的初稿在，我們從他的初稿中，可以知道胡先生的考論結果。明白地說，胡先生對裴休的這篇「唐故圭峯定慧禪師傳法碑」文，其中敘述關於宗密的荷澤法統問題，頗起懷疑，認定這是宗密攀龍附鳳捏造的世系，依據胡先生的考證，宗密應屬四川淨家宗的法系才對。

裴休在「唐故圭峯定慧禪師傳法碑」中，敘述從荷澤神會到宗密的法系說：

荷澤傳磁州如，如傳荆南張，張傳遂州圓，又傳東京照。圓傳大師。大師於荷澤為五世，於達摩為十一世，於迦葉為三十八世。其法宗之系也如此。（見「金石萃編」百四十；「全唐文」七四三）

裴休的這段記述，是依據宗密「圓覺經畧疏鈔」卷四而來的。宗密在「圓覺經畧疏鈔」記載他的法系說：

且如第七祖（荷澤神會）門下傳法二十二人，且叙一枝者：磁州法觀寺智如和尚，俗姓王。磁州門下成都府聖壽寺唯忠和尚，俗姓張，亦號南印。聖壽門下遂州大雲寺道圓和尚，俗姓程。長慶二年，成都道俗迎歸聖壽寺，紹繼先師，大昌法化，如今現在。……（「記續十五，一三一C——D」）

依據宗密所說的法系，是這樣的：

荷澤神會——磁州智如——南印唯忠——遂州道圓——圭峯宗密。

胡先生對於宗密自述的這一法系，持以懷疑，依他的考證，這完全是宗密「攀龍附鳳」偽造出來的。其中的問題關鍵，便在磁州智如與南印唯忠身上。胡先生說：

第二代，據宗密說，是「磁州法觀寺智如和尚，俗姓王。

此一代之，現在沒有資料，我頗疑心此一代之是無根據的，是宗密捏造出來的。（見「胡適禪學案」三九七頁）

可是，胡先生在他的改寫稿中，對於磁州智如，却做了一百二十度的修正，認定有「此一代之」，此一人物，不是宗密捏造的。因為胡先生讀到日本宇井伯壽博士的「禪宗史研究」，宇井指出磁州智如，便是贊寧「宋高僧傳」中的慈州法如，胡先生也承認宇井伯壽的此一看法。胡先生在他的改寫稿中說：

磁州智如，我們就尋不到這個人。日本宇井伯壽先生在「禪宗史研究」（頁二三九—二四〇）裏曾指出，宗密說的「磁州智如」就是宋高僧傳卷廿九杭州天竺寺道齊傳後面附的「太行山法如」。我贊同宇井先生的意見，因為宋僧傳裏的法如正是慈州（即磁州）人。宋僧傳的法如傳說：

唐太行山釋法如，俗姓韓（宗密說他俗姓王），慈州人也。少為商賈，心從平準。至今東京相國寺發心，依洪恩法師出家。……遂往嵩少間，遊於洛邑，遇神會祖師，授其心訣。後登太行山，見馬頭峯下可以棲神，結茅而止。有褚塾戌將王文信率衆建精廬焉。刺史李亞卿命入城，不赴，示寂，報齡八十九。元和六年（八一—）遷塔云。

假定他死在元和五年（八一〇），他活了八十九歲，他生在開元十年（七二二）。神會在東京洛陽「定南宗是非」的時期（天寶四年到十一年，七四五—七五二）正是法如二十四歲到三十歲，他受神會的感動是很自然的。宗密的記錄有三點大不同：第一、法如不名智如。第二、法如是磁州人，在太行山的馬頭峯下結茅廬，不肯入城府；而宗密說住磁州法觀寺。第三、他俗姓韓，不姓王。這都可見宗密並不大

知道這個「磁州如」。（見「胡適禪學案」四一三—四一四頁）

胡先生在初稿中持以懷疑的磁州智如，到了改寫稿中便全部加以承認，並且承認他是荷澤神會門下的弟子。胡先生的這一看法改變，畢竟不失他是一個忠於治學治史的學人。不過，胡先生所指宗密的記錄與宋僧傳所記有三點不大同，至於這三點的不同，究竟是宗密的記錄錯誤，還是宋僧傳的誤記？胡先生並沒有明確地考證出來。從胡先生的文章來看，他對贊寧的宋僧傳似乎特別偏愛，對其史料價值信任很高，相反地，胡先生對宗密所記的史事，却持懷疑態度，常以宋僧傳所記與宗密相異之處，責諸宗密，指宗密的法系為偽造的。胡先生的這一心態，我們不難了解，其目的在貫徹他治禪宗史的一向論調，和尚寫的禪宗史都是偽造的，不可信任的，否定了向來的史實，成為他治學治史的創見，嘩衆取寵。就治史的方法而論，筆者與胡先生對史料的想法並不相同。即如胡先生所「假定」，磁州智如死在元和五年（八一〇），活了八十九歲，他生在開元十年（七二二）；宗密是生在建中元年（七八〇），死在會昌元年（八四一），活了六十二歲。以磁州智如與宗密的年齡相若推算，胡先生假定磁州智如死的那年——元和五年，宗密已經三十歲了。宗密的出家之年，就胡先生信任的宋高僧傳及景德傳燈錄記載，是在元和二年（八〇七），那時宗密二十七歲。換句話說，磁州智如死，是在宗密出家後的第四年上。依據宗密在「圓覺經大疏鈔」等自述，元和三年（八〇八），宗密出家的第二年，他受過具足戒，便辭別其師道圓禪師，去晉謁他的師祖荆南張禪師。荆南張稱許其為「傳教人也」，命他去帝京參學。他去帝都途中，先到東都拜見他的師叔洛陽神照禪師。神照也稱他為「菩薩人也」。由宗密的這一自述，他在受戒之後，便去親近荆南張與洛陽神照。至於他是否曾去拜見過高齡的磁州智如，未見記載，不便妄測。關於磁州智如，宗密即使未曾見過，依據常情，他從荆南張及洛陽神照等人口中，也會聽到過的。胡先生說，「這都可見宗密並不大知道這個「磁州如」。宗密與磁州如，為同時而稍後的人，齡年相差五十九歲

，如果「宗密並不知道這個磁州如」，難道遲宗密一百三十九年出世的宋高僧傳作者贊寧（生於唐天祐十六年，亦即後梁末帝貞明五年，西元九一九），反比宗密知道這個「磁州如」嗎？胡先生所舉宗密記錄與宋僧傳的三點不同，可是胡先生對這三點不同，並不從根本上去做考證工夫，究竟是宗密錯還是贊寧錯？其錯誤的起源，是原始稿本如此，抑是以後輾轉抄寫或刻板印刷導致的錯誤，以致二者相異？在佛教的習慣上，智與如是否有互用的先例？這些才是從事歷史考證的基本工作。胡先生不此之圖，竟以宋僧傳所記而責宗密，這種治史的考證方法，總是令人難以同意的。就史料的採用而論，一般治史者多以早先出現的史料為依據，而以後來的史料作參證，這是治史者的慣例。除非早出的史料有多種，所記互異；或其所記有着明顯的錯誤與矛盾，這才採用後出的史料。磁州智如的歷史並無此種情事，早先也無人對宗密所記持以懷疑，現在胡先生却發展其治史考據的創見，先對磁州智如有無此人加以懷疑，繼而以宋僧傳而責宗密三點之異，這似乎大出一般治史者的意外了。

關於「智如」與「法如」名字相異，筆者曾與印順導師論及此一問題，依其自古籍中所見，古人常將「智」「法」「慧」等互相用之。以宗密「禪門師資承襲圖」而言，他將四祖道信門下的「牛頭法融」，便寫成「慧融」。熟悉禪宗歷史的人，當然知道「慧融」就是「法融」。出家僧侶之名字，二名僅有一字之相異者，並且同時用之，古今不乏其例。十餘年前，圓寂於菲律賓馬尼拉之性願法師，亦名乘願，知其歷史者，當然知道乘願就是性願。胡先生對於佛門人物歷史，及其名字之習慣用法，畢竟知道有限，所以，才會對「智如」與「法如」的名字相異視為問題。如若對於佛門人物歷史研究較廣者，對於此類情形，自然不會視為問題了。

除了磁州智如之外，真正關涉到宗密荷澤法統的主要關鍵人物，便是「荆南張」了。

裴休在「唐故圭峯定慧禪師傳法碑」所記的「荆南張」，宗密「圓覺經畧疏鈔」卷四所說：「磁州門下，成都府聖壽寺唯忠

和尚，俗姓張，亦號南印。」他在「禪門師資承襲圖」中，記述荷澤宗的法系：

神會第七——磁州智如——益州南印——東京神照……所謂「荆南張」，便是宗密所記的「唯忠和尚，俗姓張，亦號南印。」『益州南印。』這也就是一般所稱的「南印唯忠」。

關於南印唯忠，胡先生在贊寧的「宋高僧傳」中，查出「南印」與「唯忠」的傳記，知道這是二個不同的人物。同時，他在宋高僧傳裏，又見到四川淨衆寺神會的傳記（與荷澤神會為同時的人），而南印見過淨衆寺的神會。淨衆寺的神會，為無相的弟子，屬於淨衆宗的法系。宗密與其師遂州道圓，均為四川人，而宗密對淨衆宗的思想與歷史，了解最深。胡先生由於這一發現與聯想，所以認定宗密屬於淨衆宗神會的法系，不是荷澤神會的法統。宗密因為淨衆宗神會，與荷澤神會同名之故，而偽造歷史，攀龍附鳳，人身錯認，由淨衆宗變成荷澤宗的法統。這是胡先生研究考證的結論。所以，他對裴休的「唐故圭峯定慧禪師傳法碑」，以及宗密自己所寫的法系，加以懷疑與否定。

現在我們先看胡先生對於這個問題的論述：

益州南印，宋高僧傳十一，洛京伏牛山自在傳後，附有南印傳，其全文如下：

『成都府元和聖壽寺釋南印，姓張氏。明寤之性，受益無厭。得曹溪深旨，無以為證。見（成都府）淨衆寺（神）會師。所謂落機之錦，濯以增妍（誤作研），銜燭之龍，行而破暗。』

印自江陵入蜀，於蜀江之南壩，薙草結茅。衆皆歸仰，漸成佛宇。貞元初年也（貞元元年當七八五）。高司空崇文平劉闢（事在元和元年，八〇六）之後，改此寺為元和聖壽，初名寶應也。

印化緣將畢，於長慶（八二一—八二四）初示疾入滅，營塔葬於寺中。會昌中毀塔。大中（中），復於江北寶應舊基上創此寺，還名聖壽。印弟子傳嗣有義俛，復興禪法焉。』關於南印，宗密只說了很簡單的幾句話，很值得重引在這

裏做個比較。宗密說：

『磁州（智如）門下，成都府聖壽寺唯忠和尚，俗姓張，亦號南印。聖壽門下，遂州大雲寺道圓和尚，俗姓程。長慶二年（八二二），成都道俗迎歸聖壽寺，紹繼先師，大昌法化，如今現在。……』

我們試用這幾句話來比勘宋僧傳裏的南印傳，我們就可以看出這些很重大的衝突之點：第一、宗密說南印就是唯忠，而宋僧傳裏無一字說到南印又叫做唯忠。宋僧傳卷九另有「黃龍山唯忠傳」（引文見下），宗密把兩個和尚認做一個人了。第二、宋僧傳裏明說南印的師父是（成都府）淨衆寺的會師，那是淨衆寺金和尚無相禪師的弟子神會，宋僧傳卷九有「成都府淨衆寺神會傳」。南印傳裏沒有一個字提到他會到過河北道的磁州或太行山的馬頭峯下去做「磁州如」的弟子。磁州在長安東北一千四百八十五里，成都府在長安西南二千三百七十九里。何以南印傳裏竟不提及他曾走四千里路去尋師問道呢？何以宗密竟完全不提及南印的師父是成都府淨衆寺的神會和尚呢？

現在讓我們先看宋僧傳裏的「黃龍山唯忠傳」：

『釋唯忠，姓童氏，成都府人也。幼從業於大光山道願禪師。……遊嵩嶽，見神會禪師，析疑沉默。處於大方，觀覽聖跡，見黃龍山鬱翠而奇異，乃營茅舍。……獨居禪寂，澗飲木食。……以建中三年（七八二）入滅，報齡七十八，其年九月遷塔云。』

這個成都府的神會和尚到嵩山，見過東京荷澤寺的神會和尚，後來就在黃龍山過他的「獨居禪寂，澗飲木食」的頭陀生活。這傳裏沒有一個字提及唯忠又叫做「南印」，也沒有提到他是「磁州如」的門下。（「黃龍山」不止一處，唯忠住的黃龍山似在北方。）

這裏分明有一個「人身錯認」的問題，也許還不僅僅是一個「人身錯認」的問題。唯忠是東京荷澤寺神會和尚的第一代弟子，南印是成都淨衆寺神會和尚的第一代弟子。說「唯

忠亦號南印」，就是把成都淨衆寺神會的一代弟子認作東京荷澤寺神會的一代弟子了。但是因為唯忠死在建中三年（七八二），南印死在長慶初（約八二二），相去四十年，所以那位「唯忠亦號南印」只好屈居東京荷澤神會的第一代弟子磁州法如的弟子，就降為第二代了。這裏面的人身錯認的糾紛有兩個層次：表面上是把南印、唯忠兩個和尚認作一個和尚；骨子裏是存心要把成都府淨衆寺的神會和尚冒認作東京荷澤寺的神會和尚。

所以我們應該看看宋僧傳卷九保存的「成都府淨衆寺神會」的畧傳：

『釋神會，俗姓石，本西域人也。祖父徙居，因家於岐，遂爲鳳翔人矣。會至性懸解，明智內發，大璞不耀，時未知之。年三十，方入蜀，謁（成都府淨衆寺）無相大師，利根頓悟，冥契心印，無相歎曰：「吾道今在汝矣。」』

爾後德充慧廣，蔚爲禪宗。其大畧：寂照滅境，超證離念。即心是佛，不見有身。當其凝閉無象，則土木其質。及夫妙用默濟，雲行雨施，蚩蚩羣氓，陶然知化；親貌遷善，聞言革非。至於廓蕩昭（疑當作照），洗執縛，上中下性，隨分令入。以貞元十年（七九四）十月十二日示疾，儼然加趺坐滅。

春秋七十五，法臘三十六。沙門那提得師之道，傳授將來。……初會傳法在坤維（坤維指西南），四遠禪徒臻萃於寺。時南康王韋公阜最歸心於會，及卒，哀咽追仰。蓋粗入會之門，得其禪要，爲立碑，自撰文，並書，禪宗榮之（韋阜與淨衆寺神會的關係，又見於宋僧傳十九西域亡名傳。）。『這個神會和尚原是西域人，後爲鳳翔人，俗姓石；那個東京荷澤寺的神會和尚是襄陽人，俗姓高。荷澤神會死在肅宗廢年號的「元年」，即寶應元年（七六二），年九十三；淨衆神會死在貞元十年（七九四），年七十五。荷澤神會是韶州慧能大師的大弟子；淨衆神會是成都淨衆寺金和尚無相大師的大弟子。（見「胡適禪學案」四一四——四一六頁）』

（未完待續）



印度大乘佛教二宗概論

Dr. C. Sharma 著
關泰和 譯

(續上期)

這些愚夫著於言語，名字與句子，好像大象陷於泥沼一樣①。那些世間外道所爭論的問題，如一切法有因，一切法無因；一切法是常、是暫；一切法是一、是多；一切法可說、不可說；心存在或不存在；色存在或不存在；他世間存在或不存在；有解脫無解脫等，在真正的哲學裏，是要一概超越了這些認知的範疇的②。

由此可知，從小乘演變至大乘是一革命；是由諍法（*dharma-vāda*）演變至不二法（*advaya-vāda*），由見（*dṛṣṭi-vāda*）演變至空（*śūnyavāda*），由平等之象法（*dharma-vāda*）演變至平等之法性（*dharma-tāvāda*），由人無我（*pudgala-hairātmya*）再進而言法無我（*dharmanairātmya*）的一個革命。

4 空宗之破的辯證

在龍樹及他的註解者月稱之破的辯證的沉重的一擊下，一切世間法都像築在沙上之宮室一樣倒下來。外面之法，內面之心，以至物質、運動、因果、時間、空間、法之自體、性質、關係、屬性、實體、靈魂、上帝、宗教、道德、四諦、涅槃及佛皆不過相依之關係而已，但從世俗之觀點看，它們皆不假，雖然他們最後須被吞沒於絕對之中。

中論頌一開頭，龍樹便宣說他的著名的八不，跟著是向最偉大的導師、開悟者佛敬禮，因他啓迪緣生之理。此理從絕對之觀

點看，是涅槃，然一切諸法皆不離此。從絕對之觀點看，根本沒有生滅、常斷、一異、來去③。

龍樹以宣佈無生之教來開始他的中論，沒有一法會生起，亦無由生起，法不能自生，亦不能由他而生，亦不自他共而生，更不會無因而生④。所謂不能自生，即果若與因相同，則不能由因生果；果若與因絕不同，因亦不能生果；而無因生則如兔角或石女人之子一樣。如果一法不能從自己而生，更不能從他而生了。又如果說自他可共生，則這簡直是說明暗可以共存。因緣法更不可以說是偶然或無因而生的。月稱對這些亦有相似之論證⑤。

龍樹繼續考察小乘所立的四緣。因緣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因緣沒有自性的話；它就如同兔角一樣虛空，現在從因緣所生者，並非有，亦非無，更非亦有亦無，這些果既是虛空，而因亦更可見其無自性了。所緣緣亦如是，若當初能緣不從所緣而生，它怎能緣其所緣？又若一法本無，它何以能滅，因而前一剎那亦無，等無間緣亦不成。若前一剎那已滅，它怎可爲緣？若一種子已滅，它怎可以爲因而發出芽？再者，若諸法皆相依，它們皆無獨立之存在或終極之真實，而一法若不真，它亦不會生，亦不能滅，所以增上緣亦是不成。在四緣中，無一緣或各緣之結合可以成爲果者，若果不存於四緣中，果又怎會從緣而生呢？若果先在於緣中，則乳該稱爲酪，而線亦該稱爲棉了。若果不先在於緣中，則乳可以由水而生，而線亦可以由蘆葦而生了。若前者，果先在於緣中，則不須說果從緣「生」了，若後者，果不在於緣中，則果如兔角，亦不能生了。所謂生，無論怎樣，都是不可能，因與果

皆是相依，因此因果只是似有（appearance）而非真實（reality）* ⑥）

運動亦是不可能，我們不能行一已行之路，但未行者亦不能行，而無論已行、未行，總之是不能行。運動者不動，不運動者當然亦不動*，那麼除了動者不動者之外，更有第三者可以動嗎？因而運動，運動者與去處皆假，同樣，見者、所見與見亦如是⑦。

五蘊亦是假，色並不存在，如果色存在，則它不會有因，因為它自始即存在，如果色不存在，它亦不會有因，因為不存在之色好像兔角一樣虛空，但無因之法是沒有的，所以色是假，同理，受、想、行、識亦是假⑧，四大之地水火風亦是假⑨。

我們所知者，只是屬性或性質，並不知道實體或那東西，除了屬性，我們不能知一實體，然若沒有實體，屬性亦無所存，屬性不存於實體中，亦不存於實體外，那麼存於何處？實體與屬性不一不異，二者皆相依而皆假。另外，生、住、滅三相構成一總體，生相不成，因為無有生者，若無生相，那有住、滅相？三相皆如幻、如夢，如乾闥婆城。若三相是假，它們所構成之總體亦假* ⑩。

個人自己（individual self）亦是假，他不即五蘊亦不離五蘊，佛之教是相依待之緣生教，非主常，非主斷，所以那些執五蘊與個人自己是一，與那些執二者為異的，都不明佛之教法⑪。如我（Ego）與五蘊是一，則他亦隨五蘊之生滅而生滅，如五蘊與我是異，則又怎知有我⑫。若我與我所皆滅後，五蘊即不再起作用，生死之輪迴亦止息⑬。

佛說世界無始亦無終，龍樹更進而說，若無始亦無終，中間亦當無⑭，此是一共義，因而，開始、中間、終結，以至生、老、死皆假，不單只世界是無始，一切法亦皆無始，無中，無終⑮。變化亦不可能，若不變化者不存在，則又有什麼在變化呢？若一法不變化，它又怎可以變化？若真實亦無，又有何幻現？若此是真實，又怎會是幻化⑯？

主體，客體與主客之間係皆假⑰。作業與業亦假，如作業真的存在，它將是永恆的，無動的，這樣一切世間法亦倒下。受、

作、身、作者、業皆假，皆如幻、如夢、如燄亦如響⑱。由過、未、現相待而成之時間亦假⑲。

佛、如來亦如幻，他與五蘊不一不異，亦是空，他在世時或涅槃後也非有非無，他超越於我們有限思維之範疇⑳。

世間智弄成十四種戲論，佛應之皆默然。世界非有邊，非無邊，非共非不共；世界非有常、非非常、非共非不共；如來滅後非有非無，非共非不共；色與心非一非異，龍樹說此等戲論都不能由世智以解，皆是因緣而是幻現之法㉑。

四諦亦是假，實無苦，亦無苦之集，無苦之滅，亦無滅苦之道。三寶亦是假，無佛、法、僧㉒。

涅槃是虛幻，縛與解是相依待而皆假。諸行與我不能被縛亦不能被解，五蘊與非五蘊亦不能被縛被解。縛者，非縛者，縛非縛者，非「縛非縛者」亦不能被縛被解㉓。那些以為離於五蘊而得解者，仍落於五蘊之套中㉔。實在無縛，何來有解，二者相依而皆假，生死輪迴與涅槃皆不可得，何以還想像有生死與涅槃㉕。

復次，涅槃不可有，若有，則涅槃亦有生滅，涅槃亦如諸行法般有因，及五蘊所成；然涅槃亦不可無，若無，則涅槃仍要依待，因為無要依於有；涅槃亦不能是亦有亦無，若如是，則只是荒謬與自相矛盾，有與無如同晝夜般不能共存，怎可以同在一處？涅槃亦不能是非有非無，因為這不可思議。涅槃既非有，亦非無，亦非有亦非無，亦非非有非無，則它只是幻相，而非真實。㉖此後，龍樹之後學聖天（提婆）、月稱與寂天皆破斥世間法為虛妄與幻現，惟他們之論證，與龍樹所差無幾，故此畧而不提了。

* 譯註：apperance 在柏拉烈德萊（Bradley）之哲學中，是指自相矛盾之概念所應用到之界域，reality 在其哲學中，則是超越了此矛盾之絕對。

以上所述，相應於中譯之觀因緣品第一。

* 譯註：此段大體上相應於中譯之觀去來品第二，但欠缺論證之詳細，讀者可參看中譯。

5 大乘經之立的辯證

空觀論者並非一徹頭徹尾之懷疑者，只是爲了要懷疑而去懷疑一切法之存在，亦非一廉價的虛無主義者，喊著自己不存在，竟然亦覺得滋味。他只是說，若把一切法當作終極地真，最後會導至自相矛盾與相待，因而皆是幻像而已。的確，他會費大力破斥一切法如幻、夢、影、空花、石女人之子等等，這些表面看來，都令人覺得一切法皆絕對地虛妄，但這並非他的真正用意所在。他所作的，只是要表明世間法的終極之不真。他亦常常強調他非虛無者，只鼓吹絕對之否定；反之，他却保留一切法之經驗之實在性。他知道絕對之否定是不可能的，因爲若如此，則必先有肯定，他只是拒絕了肯定與否定之作爲最後真實，他破斥分別智、世智，只在勝義上才如此。因爲他知道，在世間中只有世間智才是可行的，他只想我們離開世智之範疇與矛盾而直契於真實。他明白地說世俗是基於真實，真實不離於世俗，然亦超越於世俗，是一不二之絕對，它是至樂，離於分別相，而分別却又皆臻於此，這些却是空宗所立的辯證，亦是我們以下所要討論的，至此，世智已被轉化成純粹的經驗（Pure Experience）了。

法華經中有說：若我們著於分別中，便如天生的瞎子一樣在於黑暗，就算我們認識到分別智之缺陷而思慕真實，此時，黑暗雖已除，然我們所見仍是不清，要到我們擁有佛之純粹之知時才可正見，這時的真實是清潔深邃，是佛之純粹知，它是超越了分別而由純粹知所證的，這是無上正覺（*uttama agra bodhi*），至此，我們才可與佛爲一^{②⑦}。

在六道之中，般若（*prajña-pāramitā*）是最上的。小品般若經（*Aṣṭasāhasikā Prajñāpāramitā*）說它如澄空之清澈，無異相，超越於有限之思惟，不可名狀，聖母，如月光不離於月般與佛爲一，爲愚者所懼，但爲智者所喜，是法之印，衆生之光明，佛法之號角，是教理之見，至樂之體，解脫之唯一道路^{②⑧}。它是實在自身，不可說，不可思，爲世智所不及。分別智之呼喊在此得到安頓，而矛盾亦得解^{②⑨}他是至細至深^{③①}，所有欲望與懷疑，在

此亦得安頓^{③①}。總括地說，有世俗與勝義之兩義，前者爲句（*Koṭi*），名色（*nama-rūpa*），因由（*nimitta*），分別，（*vikalpa or saṅga*），假名（*nāma-māra*）世間相，（*vyavahāra or samvṛti*）；後者超越於前者，爲般若波羅密多，（*prajñā parāmitā*），它是不二，無相，（*ahimitta*），真（*sāra*），第一義（*paramārtha*）^{③②}。一句話，就是真實之變現。真實亦超越亦內在；諸法之如性就是真實之如性。勝義即世俗，世俗即勝義，幻現就是實在，因爲它們建基於實在，如大梵（*Brahman*）超於分別與絕對，它們並不是互相對立的；它們並不分歧，不構成二元^{③③}。

（未完待續）

註釋

- ① ② Ibid, p. 113. 176, 177.
- ③ *Mādhyaṃika Kārikā*（中論頌）p11. Ed. by poussin. Bib. Iv. St. petersbourg, 1903.
- ④ Ibid, I, 1.
- ⑤ See his *mādhyaṃakāvātara*（入中論）as quoted in his *Mādhyamikavṛti*（中論註）on pp 13, 26, 36
- Ed by Poussin, Bib Bud. IV, St. Petersburg 1903.
- ⑥ Ibid, I 7-14.
- ⑦ ⑧ ⑨ Ibid, II and III. IV. V. VII.
- ⑩ ⑪ ⑫ Ibid, X, 16. XVIII, 1. 4.
- ⑬ ⑭ Ibid, XI, 2. 8.
- ⑮ ⑯ ⑰ ⑱ XIII, 4. XIV, 3. XVII, 33. XIX. XXII.
- ⑲ ⑳ Ibid, XXV, 21-23 XPIV.
- ㉑ ㉒ ㉓ Ibid, XVI, 4-8. 9. 10. 4-16.
- ㉔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P. 134, 29, 39, 116.
- ㉕ *Aṣṭasāhasikā Prajñāpāramitā*, pp 1-3 and 529.
- ㉖ ㉗ ㉘ Ibid, pp 52-3, 192. 38. 176.
- ㉙ ㉚ Ibid, pp 177, 191, 192, 274, 356, 444.
- ㉛ Ibid, p 453, pp 476-477.

專題研究

玄奘大師靈骨遷流分供之研究

智銘

(續上期)

四、玄奘大師頂骨之建塔及分開供養

玄奘大師頂骨及出土物品，經僞「文物保管委員會」接收以後，即以「文訓字第五四號訓令」令僞「博物專門委員會」其令開：「案准外交部咨開：頃准日本駐華大使館第四〇號函開：今次日本軍關於南京中華門外發現唐玄奘三藏法師之頂骨……希設法接收爲荷！等由；查本案先於本（三二）年本月二十三日，會同外交部前往發現處所，按照目錄接收，並於是日中午，在本會大禮堂舉行奉迎典禮。茲爲保存古物，宏揚佛教起見，應即發交該會保管，一面在博物館陳列，公開展覽，至於玄奘法師頂骨，俟與有關方面商定後，再行擇地建塔安養，俾垂永久，合行令仰遵照辦理，並將目錄所載發現頂骨及耐葬各物品，逐一點收完妥仍具報備查，切切此令！」

委員長：褚民誼

在節令僞「博物專門委員會」之同時，亦將接收玄奘大師頂骨及出土物情形，呈報僞「行政院」，其呈文如下：

「呈行政院 呈字第四九號

案准外交部咨開：（見前錄咨文）。

等由：經於二月二十三日，會同外交部前往發現處所，按照目錄接收，並於是日中午，在本會大禮堂，舉行奉迎典禮。旋將唐三藏法師頂骨，及耐葬等物，逐一點交本會博物專門委員會保管，一面在博物館陳列展覽。竊維玄奘法師，於唐

貞觀時，西涉流沙，求經印度，歸譯佛典，有功於東方古代文化；茲爲保存古物及宏揚佛教起見，並擬計劃將遺骨擇地建塔安養，俾垂永久。理合照抄原移交目錄一份，並檢同唐玄奘法師頂骨出土經過說明書，備文呈報，仰祈鑒核。謹呈

行政院長汪（按即僞汪精衛）

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長：褚民誼

僞「博物專門委員會」接到僞「文物保管委員會」之上項「訓令」後，一方面將大師頂骨及出土物重加整理，陳列公開展覽，並利用廣播電台、報紙等大眾傳播工具，廣爲宣傳，聘請專家至廣播電台講解、說明玄奘大師行誼及出土物之歷史，文化意義。同時積極進行擇地建塔，供養大師頂骨。

但建塔塔寺以供養玄奘大師頂骨者，共有多處，茲分別記述之：

甲、南京玄武山三藏塔

南京玄武山三藏塔之建築工作，係組織「重建三藏塔籌備委員會」負主要責任，而「日華佛教研究會」和「中日文化協會」自亦諸多協助。建塔地點，擇定南京城外之玄武山，建築經費自爲向佛教信徒及佛教國家募緣者，建塔時間共費二十二個月，至民國三十三年之十月十日落成。僞外長褚民誼曾寫有：「唐三藏大遍覺法師玄奘頂骨塔碑記」，其文曰：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方類雖異，彝秉無殊。脫借鑑以揚床，詎無裨於遷善，此輪風質化之功，所以等於開物成務也，

矧夫佛門利濟，至勇且仁，慧義弘宣，允中克正，文明所被，四表同光。第自東漢以還，聖典雖聞，圓宗尙闕，遺深汲淺，識者慨焉。玄奘法師抱志孤征，乘危遠邁，流沙浩渺，雪嶺嶙峋，熱海濤翻，鐵門鎖峻，遊涉殆遍，傳法而歸。卒使三藏經義，流佈神州，凡茲聖教之微言，咸屬法師所嘉惠，宜乎騰聲九域，將日月而無窮，翼教千秋，與乾坤而永大也。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日本高森部隊爲建神社，平土於南京中華門外故製造局之小山，開鑿既深，因得三藏頂骨塔址，循址見墳，發墳而獲石函焉。函側鐫宋明兩代改葬事畧，中置法師頂骨一部，及附葬佛像珠璧瓶爐歷代貨幣諸鹽物。隊長高森隆介上其事於日本駐華大使館，大使重光葵以法師爲華夏應化高僧，應慎重將事，使佛法光被東亞。乃於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舉行奉移典禮，暫供養於鷄鳴山麓文物保管委員會之博物館。四方人士覽禮者，絡繹道途，誠勝事也。考法師示寂，遺骨葬於長安滻水之東，繼遷樊川北原建塔，黃巢亂作，塔爲所毀，宋太宗端拱元年，金陵演化大師可政，得法師頂骨於終南山之紫閣寺。奉之南來，仁宗天聖五年，葬於白下長干寺，築塔東崗，用存紀念，長干建於晉，在宋爲天禧，在明爲大報恩寺。元文宗至順三年，天禧寺僧廣演，發塔重建，未異元封，附葬物中之銀箱，曾刻文以記其事，明洪武十九年，居士黃福燈，沙門普寶，比丘守仁等，遷東崗之塔，於南崗三塔之上，即今發現地也，洪楊以後，塔圯基迷，其名雖存，其址則無能道者矣。往時中央研究院會覓其遺址不可得，今無意中得之，蓋有緣焉。三遷三葬，洪武迄今，又六百餘年矣，法相重光，斯其兆乎？夫玄奘法師一意皈依，百折無悔，關山萬里，浩氣常新，貝葉千編，宗風丕著。念一十七年之難困，益仰高明。撫六五七部之經文，彌欽博厚。遺骨既見，封葬寧虛。爰集同人，特組重建三藏骨塔籌備委員會，塔式屢擇，基地頻求，終乃決承長安玄奘塔之原規，建於首都玄武山之淨域。玄武山者，右撫北極，左攬紫金，背衍湖光，面臨阡陌，

居高俯下，指掌全城，用奠法師之靈，勝業應無逾此，而北方善信，聞風興起，乃於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舉行分受法師靈骨典禮。奉之北行。建塔故都，俾靈骨光輝，南北並耀。至於原殉諸珍，留複紀錄，庶敦古人風義，別增有關文物，附麗垂後，昭示時代精神。民誼忝司締造之工，深愧壤流之補，集資則賴東亞各國名流之仗義。卜地尤感日本駐華大使谷正之之同勞。今者法益休明，仰賴法師之呵護。勝緣克紹，感承多士之贊襄。謹勒貞珉，藉存顛末，敢云慰乎前哲，聊以式夫來茲，爰爲贊曰：

因緣不滅，法衍彌寬，傳茲靈骨，奠於長干，

三顯三潛，幽光耿耀，象教復興，有斯其兆。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廿八日，歲次甲申二月初五日，爲法師示寂第一千二百八十一週年紀念日敬立。」

褚民誼此篇塔碑記，雖只一千二百字，但將大師之生前與滅後之種種，敘述無遺，實爲一歷史性之文件，吾人自不能因其一時之失節，而湮沒歷史事實，故特錄於此，以爲後世留取史料。當時，青島湛山寺住持倬虛法師亦留有「玄奘法師讚詞」，爰錄之如下：

「猗歟大德，玄奘法師，抱負卓絕，震旦一時，任重道遠，萬里孤征，精誠無畏，感而遂通，遍遊五印，不憚辛勤，搜羅經論，研究梵文，回國譯經，溝通文化，利益民族，光榮東亞，譯經千卷，各地流通，破邪顯正，大法重興，今千餘載，復顯威靈，腦骨重現，曉示有情，人要有骨，腦須有髓，維我大師，萬古昭垂，哀哉後學，幾追芳塵，世不絕聖，想有其人，有想有感，有感必應，苦海慈航，捷足先聖，中日同願，佛祖共鑑，加被東亞，和平早現。」除上述倬虛詞外，尙有高郵善因寺住持大醒法師、鎮江金山寺住持明眞法師等，均在三藏塔落成之日，留有頌詞。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日三藏塔落成之日，曾舉行隆重之落成典禮，日本佛教連合會會派會長倉持秀峯偕水野梅曉，前往南京，代表參與盛典，同時携來恭書之「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及

「追懷玄奘三藏法師之辭」各一卷以爲耐葬品。

南京玄武山三藏塔，對玄奘大師頂骨供養之方式，究係探明代「塔婆」之埋藏方式？抑爲佛龕式之供養方式，因無有關說明之原始資料可考，不得其詳。

乙、北平三藏塔

自玄奘大師頂骨被發現之消息傳出後，首先請求分骨建塔供養者，應爲北平，此由褚民誼之「塔碑記」中，可以得知，同時有北平市人白堅者，亦有「迎玄奘法師靈骨至北京爲建塔之所由」一文，於南京玄武山三藏塔落成之時，在「頌聖集」中發表，其文有謂：

「第一、方今佛法陵遲者，由於佛門弟子未嘗體認玄奘法師也。使佛門弟子人人皆知玄奘法師而體認之，其勇猛精進不可限量，則其宏揚聖教不可限量，則爲福蒼生不可限量，故吾憑玄奘法師之靈骨爲建塔以供養之者，期以震動華北，啓人正信也。

第二、日本高森部隊發現靈骨，重光交還靈骨，此義不可忘也……設或發現於庸人之手，夫誰重之，往時發現三代以來名蹟甚多，重之者誰乎？……不可不紀念。

第三、千三百年來，佛日赫以重光者，惟玄奘法師取經印度，脩明佛法之故……凡佛法之行，無一非玄奘法師之恩德……人人能以玄奘之心爲心，則彼以自由利己唯物諸說煽惑一時者，如火宅之當法雨，如冰雪之當太陽矣。以上三義，是余請分玄奘三藏法師靈骨，爲建靈塔於華北之要義，佇待靈塔之聳碧空，俾凡瞻仰之人，不知不覺受玄奘三藏法師之靈感，人人是玄奘三藏，玄奘三藏化作人人。」由此段記載，可以確知北平曾分有大師靈骨並籌備建塔供養，但該塔建於北平何處，籌建之經過情形如何，因無確實史料，難以詳述。

丙、日本玄奘塔

關於玄奘大師頂骨分開供養，分往北平供養部份，褚民誼之

「塔碑記」中，曾予敘說，而分往日本供養部份，應爲一件大事，何以在「塔碑記」中，一字未提。因而有人懷疑在日本之大師頂骨，可能是日軍於發現後，自行劫奪一部份而去者，此一懷疑應不成立。分往日本之部份，可能在分往北平之後。即是在「塔碑記」撰成、刻竣、奠基之後，三十三年十月十日三藏塔落成之前所決定者，故「塔碑記」內未予敘說，但林彥明在「頌聖集」之跋中，曾有下列數語：

「……應特別敘述者，其靈骨之一部份分與北京和日本奉移，在北京者，正在建法塔供養，分往日本者，亦在勘察適當靈地奉安。……」

由此記載，吾人可以認知，分往日本之大師頂骨，並非日人以不正當手段得之，是曾經過正式之分贈手續者。

關於日本建造玄奘塔之詳情，日本埼玉縣慈恩寺住持大島見道，曾著有「日本玄奘塔建設之由來」小冊，其中對大師靈骨之分贈及建塔等經過情形，敘述甚詳，其內容與本文上述有甚多相同之處，但爲留取完整之史料，故將該小冊一字不漏，予以逐譯如後：

一、玄奘法師之畧傳

玄奘以前沒有玄奘，玄奘之後亦無玄奘，玄奘三藏是佛教史上有獨步之觀之偉人，他於隋之開皇二十年（西六〇〇）即日本推古天皇四十年聖德太子攝政之際，出生於河南省之陳留，於大業末出家。

天資聰慧之玄奘，涉獵佛典甚廣，早已探究其中奧義，青年僧玄奘之大名，在當時之長安都城內外宣噪，在遍研佛典之餘，因資料太少，痛感有求取原典之必要，遂於唐之貞觀元年（西六二八）決意奏請太宗准予出國，前往印度留學。唐太宗因感立國未久，國基未固，爲顧慮萬一，不許成行，但玄奘並不退轉其決心，乃秘密偷脫國境，認爲只要有身命，決心達成目的。

（未完待續）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

張澄基譯自藏原文著

第廿一篇 學道需及時的開示

敬禮上師：

尊者密勒日巴帶領著他的幾個弟子於秋季某月上旬行至布省幾通。其時該處有許多人在聚會。尊者對他們說道：「施主們啊！請給我們這些瑜伽行者們一些食物吧。」人羣中有一個滿飾珠寶（身著）天青色①（服裝）的少女說道：「瑜伽行者啊！你的父母是誰？住在何處？有無妻子？你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物？請你告訴我好嗎？」

他這樣的詳細詢問尊者。尊者以歌答曰：

「敬禮大德諸上師，

聞思勝王是我兄，

我有一子號明體，

我乃珍寶『小白塔』，

我父普賢勝如來，

以妙口訣為哺育，

內外法疑皆斷絕。

我妹誠信美貌女，

本來智慧是密友，

荷担如來家業者，

何用黑字經典為？

衛、藏四邊有施主，

三寶是我供養塔，

少女說道：「您說的法真是稀有難得，除了這些以外，您是否還有世間的伴侶，親眷，和資財呢？」

密勒日巴以歌答道：

「我於世間細觀察，

終陷鬼魔之牢獄，

繼似猙獰忿怒母，

初時可愛似天子，

我於錢財作觀察，

盡失所有白辛勤，

死時心安無悔恨。」

（綜得如下之結論）：

是故棄捨此濁世。

終成可怖之魔鬼，

繼成四鄰爭吵因，

初時錢財似珍寶，

故捨錢財如敝屣，

世事初時甚悅樂，

我於伴侶作觀察，

故捨世間之妻侶。

終為怨仇討債人，

繼被彼縛為奴隸，

心向佛法廣布施。

繼而受挫得教訓，

初時喜悅如天女，

我於子姪作觀察，

故捨世間之子孫。

終如採花之蜜蜂，

（如是觀察如是行），

少女聽了此歌，不由生起淨信，立即恭請尊者師徒到她家中去，供養承事不遺餘力。她向尊者求得

法訣後即開始修觀，終得入道。

此後，尊者師徒在摺則雪山靜修之時，一天，來了許多朝謁的徒衆。其中有一位出身貴族的少年，對尊者有極強的信心，他啓稟尊者道：

「尊者的一切言行都實在甚難稀有。現在請您向我們開示一個行、住、坐、臥，隨時隨地都可以修持的法要吧！」

爲酬其請，尊者歌道：

「來此聚會諸信衆，（聽我歌此心要曲）：當汝起步行路時，應攝外顯歸道用，六識法爾自解脫，此乃行路心要也。有事無事坐下時，應將身心齊放鬆，無整寬坦安適住，此乃坐時心要也。當汝臥倒入睡時，將心契入平等性，於光明中而安眠，此乃睡時心要也。當汝食物用餐時，捨二取境而服食，此乃食之精要也。應住空性離能所，捨二取境而服食，此乃食之精要也。當汝舉杯飲水時，應吸方便智慧露，汨汨不斷而飲之，此乃飲時心要也。行住坐臥觀自心，禪定無有出入也。」

衆人聽了說道：「我們不知道怎樣去修觀這種『深奧的』法要，實在很不幸；那些能夠修持此法的人，真是幸運啊！」

密勒日巴說道：「你們說不會修觀此法，就表示自己先放棄了！這正是不堪修持的徵兆。只要自己肯去實際修持，（鏗而不捨），絕對沒有不會的。如果能修持此法，就能得到這樣的功德和利益：

「於此聚會諸徒衆，（聽我爲汝釋法要）：有爲肉身似寶瓶，內藏俱生之佛身，若知點燃光明燈，內外齊明法身顯。輪迴妄念之室中，內藏離鷹菩提心，展開智慧方便翅，展開神識之幼獅，即能翱翔大覺天。自身佛陀雪山中，內藏神識之幼獅，即能超越輪、涅道。無明輪迴大海中，三身船筏若不捨，必於苦浪得解脫。浮沉六道有行商，藏有惡盜障解脫，若能堅持方便繩，廣大法身似虛空，必得三身之佛果。五毒妄念之房中，藏有惡盜障解脫，若能堅持方便繩，廣大法身似虛空，必得三身之佛果。若能修持不散亂，必得三身之佛果。藏有索鍊縛六道，依師法訣解彼結，必能解脫離生死。」

上師貴重過珍寶，口訣妙泉出生處，誠信無疲飲彼水，必解罪障之饑渴。」

徒衆聽了此歌，都生起了淨信，隨即辭去。但那位貴族少年，却決心一定要跟隨尊者去學法，心中堅決的存著這個念頭返回家中。

尊者師徒們在許多人天的承事供養中，身心愉快的一直住到春季的最後一個月，才起程到笛色去。將要起身時，前次來謁的徒衆們特來迎請尊者，爲尊者師徒設下一個盛大的宴會。宴席上，那個貴族青年對尊者說道：「師傅啊！你們修行人中，有所謂見、行、修、果之術語。請您把親自所經驗到的有關見、行、修、果之決定了悟對我們開示一下，好麼？」

密勒日巴以歌答道：

「當我洞悉空『見』時，外顯諸相自解脫，自他二分無復存，『見地』無依亦無執。能持『修觀』自體時，善惡諸相皆解脫，苦樂二者齊消滅，『修觀』遠離諸覺受。能持『行』之自體時，親疏愛怨自解脫，貪瞋法爾自寂滅，『正行』遠離諸貪著。『果』之自相解脫時，輪、涅諸相亦解脫，取捨二者皆寂滅，『果』位無希亦無懼。」

少年說道：「師傅啊！我是決心要學佛的，但是父母和親戚們都不准許。所以直到現在仍未能放下一切來學佛。現在我要再向父母請求，還要請您收容我爲徒！」

尊者說道：「一個真正想修學佛法的人，只要一思念生死輪迴之苦痛和過患，自己立刻就能決定自己的前途。絕不需要請求他人的准許。如果要顧忌到別人的意向或情面，那是決學不成佛的！且聽我這首歌吧：

「信士若欲學佛法，必絕情面斷然行！如若顧忌他人意，豈能放下學佛哉！不能離貪行乞食，貪求恭敬與供養，豈能真正學佛耶？若不知足捨遠慮，勤聚財寶與資具，豈能真正學佛耶？不證離言之妙義，口說言詮有何用？不悟離喻之真理，文字千篇有何益？若不捨棄惡友伴，

（下轉第36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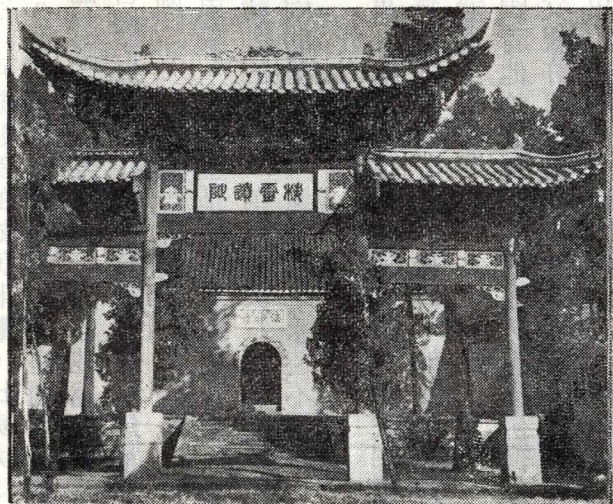
唐揚州大雲寺

鑑真傳

高僧傳卷十四

釋鑑真；姓淳于氏，廣陵江陽縣人也，總卯俊明，器度宏博，能典謁矣。隨父入大雲寺見佛像，感動夙心，因白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許焉。登便就智滿禪師循其獎訓，唐天后長安元年詔於天下度僧，乃爲息慈，配住本寺，後改爲龍興。迨中宗孝和帝神龍元年，從道岸律師受菩薩戒，景龍元年詣長安，至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於實際寺依荊州恆景律師邊得戒，雖新發意，有老成風，觀光兩京名師陶誘，蔚爲一方宗首，冰池印月適足清明，猊座揚音良多响答。時日本國有沙門榮叡普照等，東來募法用補缺然，於開元年中達於揚州，爰來請問，禮真足曰，我國在海之中，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雖有法而無傳法人，譬猶終夜有求於幽

室，非燭何見乎，願師可能輟此方之利樂，爲海東之導師乎。真觀其所以察其翹勤，乃問之曰：昔聞南岳思禪師生彼爲國王，興隆佛法，是乎？又聞彼國長屋曾造千袈裟來施中華名德，復於衣緣繡偈云：「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以此思之，誠是佛法有緣之地也，默許行焉，所言長屋者，則相國也。真乃募比丘思託等一十四人，買舟至廣陵賈經律法離岸，乃天寶二載六月也。至越州浦，止署風山，眞夜夢甚靈異，纔出洋遇惡風濤，舟人顧其垂沒，有投棄棧香木者，聞空中聲云：勿投棄，時見舳艫各有神將介甲操仗焉，尋時風定，俄漂入蛇海，其蛇長三文餘，色若錦文，後入魚海，魚長尺餘，飛滿空中，次一洋，純見飛鳥，集於舟背壓之幾沒，泊出鳥海乏水，俄泊一島，池且泓澄，人飲甘美，相次達於日本，其國王歡喜迎入城大寺安止。初於盧遮那殿前立壇，爲國人受菩薩戒，次夫人王子等，然後教本土有德沙門足滿十員，度沙彌澄修等四百人，用白四羯磨法也。又有王子一品親田捨宅造寺，號招提，施水田一百頃，自是已來長敷律藏，受教者多，彼國號大和尚，傳戒律之始祖也。以日本天平寶字七年癸卯歲（公元七六三年），五月五日無疾辭衆坐亡，身不傾壞，乃唐代宗廣德元年矣。春秋七十有七，至今其身不施苧漆，國王貴人信士時將寶香塗之，僧思託著東征傳詳述焉。



▷ 揚州法淨寺——創建於劉宋孝武帝大明年間（四五七—四六五），稱大明寺，隋建棲靈塔，故亦稱棲靈寺，清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改稱法淨寺。

偉大的鑑真和尚

謝冰瑩

說來慚愧，在這次沒有來東京之前，我連「唐招提寺」這個名字都沒有聽說過，自然更不知道鑑真和尚的大名。

在和易陶天居士遊完了東大寺之後，爲了爭取時間，便雇了一輛計程車，直駛唐招提寺。

在車上，易先生便簡單地給我介紹了鑑真和尚。

「這是日本佛教的開山祖，也是我們中國最大的光榮。鑑真和尚爲了應日本天皇的邀請東來傳戒，渡海五次，經歷千辛萬苦，他們曾經坐過監牢，飄浮海上，幾乎溺死；至於饑寒交迫的艱苦生活，更不在話下；但鑑真和尚，意志堅決，百折不回，爲了佛教，他不惜犧牲生命，最後終於達到了目的；可憐這時他因在海上受盡風浪之苦，雙目已盲，來到日本，修建這座廟宇時，他只能用手觸摸……。」

「他是一個瞎子？」

「是的，他雙目失明；可是他和明眼人一樣，爲日本佛教，建立了不少寺廟，他的受戒弟子，當時佈滿全國，今天日本佛教有這樣輝煌的成績，全是鑑真和尚的功勞。」

一面聽取鑑真開山和尚的故事，一面欣賞奈良的風光。

記得民國二十四年的寒假，友人曾邀我去奈良小住，那時她在奈良女高師讀書，我白天去早大上課，晚上回目黑區住，她來信說奈良的環境幽靜，適宜於寫作，比起煩囂喧鬧的東京來，的確這是一塊人間樂土，想不到三十多年前沒有實現的志願，如今達到了；可惜昔時老友，不知現在何方？

幽靜雄偉的唐招提寺

目的地到了，我們懷着一顆最虔誠的心去向鑑真和尚頂禮，去瞻仰一代偉大的開山祖師！

真是靜極了，除了偶然一陣微風吹來，飄下一兩片葉子，有輕細的聲音而外，我們連脚步都不敢踏重了。

雖然這是一座最古的廟宇；可是建築的雄偉壯觀，比東大寺、東本願寺還要精巧、細緻。遠從天平時代開始，這座廟宇，成了日本最高貴的藝術品，不論春夏秋冬，都有從世界各地遠來的觀光客，到此憑弔鑑真和尚的古塚，參觀這些富有藝術價值的建築。

這真是一座非常幽靜的廟宇，遠離塵世的煩囂，完全是一片農村風光，四時都有不同的風景。當時正是秋高氣爽的季節，氣候溫和不冷不熱，更增加了精神的愉快。蔚藍的天空下，籠罩着青翠的綠樹，象徵着鑑真和尚的精神，永遠長青，永遠不朽。

鑑真和尚簡介

從「唐大和尚東征傳」裏，我們知道鑑真和尚諱，是我國揚州江都縣的人，俗姓淳于，爲齊大夫淳于髡的後裔，他的父親曾在揚州大雲寺從智滿禪師受過戒，學禪門。

當大和尚十四歲時候，跟着他的父親到寺廟去，看見佛像就感動得五體投地，於是請求父親許可他出家，父親覺得很奇怪，這麼小小的年紀，居然有志出家修行，就滿口答應了。他也皈依智滿禪師，出家爲沙彌，配住大雲寺，後改爲龍興寺。

唐中宗孝和皇帝神龍元年，他又從道岸律師那裏受菩薩戒。景龍元年，他到了長安，在三月二十八日這一天，他在西京實際寺，登壇受具足戒。從此他爲佛教弘法，四處奔波，真是席不暇暖，做了許多有利社會人羣的事，不勝枚舉。

至於鑑真和尚怎麼會來到日本傳戒，這是有一段佛緣的：

原來日本國天平五年，歲次癸酉，原沙門榮睿、普照等隨聘唐大使丹墀、真人、廣成至唐國留學，那是唐開元二十一年，那時我國的三藏大德，都以戒律爲入道的正門；假若有不持戒的，在僧輩中非但沒有地位，而且誰也看不起他，這時，普照、榮睿他們才覺悟到日本沒有傳戒的人，於是請求東都大福光寺沙門道瑒律師，乘船先回日本籌備傳戒的事情。榮睿、普照留學我國已有十年，他們很想早點回去，於是拜託西京安國寺的和尚道杭、澄

觀，東都僧德清，高麗僧如海，又請宰相李林甫的哥哥林宗寫封信給揚州管的李湊，請他造一艘大船，準備糧食，遣送他們回國；同時又與日本同學僧玄朗、玄法兩人，一同到揚州去，專門恭請鑑真和尚到日本去傳戒。那是唐天寶元年冬十月（日本天平十四年，歲次辛巳），大和尚當時正在揚州大明寺為家僧講律宗，榮睿、普照兩人到了大明寺，首先恭恭敬敬地向鑑真和尚頂禮，然後說明來意：

「佛法東流到日本國，雖有其法；可惜沒有傳法的人，我國聖德太子，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兩百年後，聖教一定在日本大地發達。』現在正是時候，請和尚賜駕東瀛，弘揚佛法。」

鑑真和尚回答道：

「我曾聽說南嶽惠思禪師坐化之後，託生倭國王子，興隆佛法，濟度衆生；又聽說貴國的長屋王崇敬佛法，縫了一千件袈裟，運來我國佈施給家僧，袈裟上面，繡着四句話：『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由此看來，日本真是佛法興隆有緣的國家，現在我們的同道，有那些人願意到日本去傳法的？請告訴我。」

一時大家緘默了，沒有一個人回答，過了一會兒，有位叫做祥彥的和尙說道：

「到日本去嗎？太遠了！太遠了！滄海茫茫，性命難保，太危險了！」

他的話說完，更沒有人出聲了。

鑑真說道：「爲了佛法，難道還能愛惜生命嗎？你們不願去，我一個人去好了。」

「你假使去的話，那麼我也願意跟你一塊兒去。」

這真是出乎鑑真和尚意料之外，不但膽小的祥彥願意去；而且還有道興、道杭、如海、思託等二十一人也願意與鑑真和尚一道去，這麼一來，他們只等船造好了，糧食準備妥當，就可以出發了。

以後便是不幸遭遇的開始，一連五次遇海盜；翻船，在水上漂流；被捉去關在監獄；以及受盡了饑寒交迫之苦；然而有志者

，事竟成，鑑真和尚終於到了日本，經過十二年的艱苦掙扎，死裏逃生，失敗了五次，到第六次才成功。要不是鑑真和尚那麼有決心、有毅力、有勇氣，也許早就知難而退了。

鑑真和尚的眼睛在海上就失明了！但到了日本，他特別受到歡迎，當他住在東大寺的時候，宰相和文武百官一百餘人，前來禮拜請安，一位朝廷大臣，帶來皇帝的詔書道：

「大德和尚，遠涉重洋，來到我國，真使我萬分高興！我建造這東大寺，經過十多年，想要立戒壇來傳授戒律，自從我有了這志願以後，日夜不忘，如今諸位大德，遠來傳戒，實獲我心，從今以後，凡是受戒傳律的事，一切由大和尚放手做去。」

幾天之後，皇上勅授傳燈大法師位，那年四月，在東大寺盧舍那佛殿前面，立了個戒壇，天皇第一個登壇受戒；其次皇后、太子也都受了戒，沙彌澄修等四百四十餘人受戒之後，緊接着就有過去的大僧靈福、賢璟等八十餘人，情願捨了舊戒，重受老和尚所授之戒。

他們既然把戒看得這麼重要，於是就在大佛殿的西邊，建了個戒壇院，寶字三年八月一日，這座廟，叫做私立唐律招提，後改官立即今的唐招提寺。

憑弔鑑真古塚

鑑真和尚的墓園，就在招提寺的後面。穿過潔淨幽雅的小道，走進莊嚴肅穆的墓園，這兒有一座小橋，下面流着潺潺的清泉，老和尚躺在這裏，該是一塊最幽靜，最美麗的樂土，置身其中，真有如詩如畫的感覺。

我們對着古墓，行了最敬禮後，就默默地站在那兒想像着他過去爲佛教而建立的豐功偉績。

「還有一間影像室，裏面陳列着鑑真和尚的遺像；可惜今天不開放，無法進去。」易居士說：

「我很感覺到遺憾，來的不是時候，假如在他的誕辰或圓寂忌日來到這裏，便可以參觀全寺每一個角落了。」

「說來真太慚愧！聽說我們的大使館，從來沒有派過人來這裏致祭，也沒有華僑來參拜，明明是我們中國有名的大和尚，倒

成了日本的大神了。」

易居士的話裏，含有無限的感慨。

關於鑑真和尚圓寂，這裏有一個像神話一般的真實故事：日本寶字七年（癸卯）的春天，他的弟子忍基突然夢見講堂的棟樑斷了，驚醒之後，他非常害怕，他知道這也許就是大和尚將要往生西方的象徵；於是趕快連絡幾位弟子，替鑑真和尚繪像，果然，在這年的五月六日結跏趺坐，面西坐化了，享年七十有七。

圓寂後的第三天，頭上還是熱熱的，因此大家都不敢殮殯；後來埋葬的時候，滿山充滿了香氣，大家都覺得奇怪，其實這就是大和尚德馨四溢的表示。

鑑真和尚平時常常對他的另一弟子思託說道：

「我死的時候，一定要坐着去，你可以替我在戒壇旁邊另闢

一間房子，做為我的影堂；至於我住的房子，就給你們住好了。」

果然，他是坐化的，由此可知他德行之高。

寶龜八年丁巳，日本天王特地打發使者到我國揚州諸寺，報告鑑真和尚圓寂的不幸消息，於是在龍興寺設大齋會，所有僧尼都着喪服，向東舉哀三天。

說起這龍興寺，不能不特別一提，有一次全寺起火，一時來不及施救，所有的建築都化成了灰燼，唯有鑑真和尚住過的房子沒有燒燬，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我們在墓園徘徊了很久，心中充滿了對這位歷史上偉大的和尚的景仰與崇敬，他不但使佛教界的人永遠記着他，學習他的為佛犧牲的精神；也使千千萬萬的異教徒崇拜他——這位盲和尚的大慈大悲的精神，與天地同老，與日月同光。

鑑真和尚塑像瞻仰記

余直夫

～原題為「鑑真初訪」轉載自十月廿六日「中國時報」～

嚴格的說，我訪問唐招提寺這不是第一次；只不過每次都沒碰上您的忌辰，而您的漆像却又只有忌辰時才公開；因此每次的訪問都給我留下一份遺憾。今年，您的忌辰剛好碰上星期日，這對忙碌的我真可說是喜出望外，老早老早就一直在惦着這一天的來到了。

我們知道您誕生於武周的垂拱四年，也就是西元六八八年，但這兒却只紀念您的忌辰——六月六日，其實，您歿於天平寶字七年（七六三）的五月六日，他們給折算成陽曆的六月六日了。這當然不可能年年準確的，譬如今年的六月六日却是農曆的五月九日，比您真正的忌辰，晚上三天了。

今天我起得特別早，從難波搭近鐵的快車到西大寺，然後再換普通車在西京站下車。這兒因為是過去平城京的西半部，故有此名，這當然是您熟知的，下車後向南走不多遠，我便折入古都氣息最為濃厚的歷史路，這條路南通藥師寺，北往唐招提寺，一

路多是橙黃的土垣，斑駁而古樸，垣頂的覆瓦，有的爬滿了青苔，而奇花異草有時就從斷垣裂壁裏探頭伸向路端，旁若無人，說真的，我有時竟懷疑這條路是否有着吸音的設備？就算今天，車水馬龍，像是山陰道上，但還是有着一份驅不散的古都的靜謐，現在這一帶的一草一木，日本政府已明令保存，要維持這個文化古蹟的歷史景觀了。

順着古雅的歷史路走到盡頭便是唐招提寺的長垣，再向右拐兩步便是南大門了。這南大門高大的石基保持了奈良時代的舊構，只大門是近年改建的了，大門正上方懸着孝謙天皇的勅額「唐招提寺」，只可惜是複製品，因為原件已列為重要文化財而被收藏了。一進南大門便是一條勻坦的細白砂道，一直伸向金堂，據說這是您十三週年忌辰時所建，也是現存最大的天平建築，這金堂的屋脊特高，傾斜度也特別大，遠看就像是萬道流泉的奔瀉，尤其是屋脊兩端的鴟尾，好像兩頭巨鳥作回首喙雲之狀，作家井

上靖即由此取得靈感寫成『天平之薨』一書詳述您東來的經過，譬如他寫您應普照、榮叡兩僧之請來日佈道一段有云：

『今欲前往日本傳授戒律，在座有願同行者否？』羣僧禁口，稍頃祥彥僧進言：『婉述海路艱險，但鑑真不俟其辭畢又云：「其餘各僧有願同行者否？」衆仍默然。鑑真乃告曰：「爲傳法戒，雖滄海遠隔，亦當不惜生命，今衆僧不欲行，余一人行矣。」衆僧三十餘人隨即俯首均願隨行。』

這是多麼感人的一幕，後來您航海遭受了五次的失敗，備嘗艱苦，譬如您飄流到海南島的那一次，船上缺水，七十餘人只能嚼生米充饑，但因太乾無法下咽，想吐也無法吐出，喝下海水却又滿腹發脹，這真難怪當初僧衆視爲畏途了。

但七五三年的十二月二十日，您終於成功地到達了秋妻屋浦，次年的二月四日到達了奈良，同年四月您在東大寺爲日本聖武孝謙天皇以及文武百官四百三十餘人傳授法戒，使您千辛萬苦的宏願得以開出燦爛花朵，後來您辭去東大寺的大僧都職務。接受天武天皇皇子新田部親王舊邸，逐步建立今天的唐招提寺。您當年講道的講堂就在金堂的後面，相傳這講堂是把平城宮的東朝集殿移建過來的，平城宮今已蕩然無存，這講堂便成爲碩果僅存的遺構了，講堂的地基高爽，外觀純樸，堂內肅穆寬敞，講台高設，楹柱之間陳列着聽講的長席；北首的細格長窗透進初夏的活綠，我好像能聽出你當年的警效。今天爲了紀念您的忌辰，講堂的前簷特別滿張着五彩的長幔，階前並高樹着八支鑲着金色龍首的旗桿，薰風輕拂彩幔，我低徊廊下追懷着您這位文化的巨人。

從講堂東側向北穿過一道耳門便是一條一塵不染的幽徑，從這裏往西通向您的廟堂和墓園。

墓園我是訪問過多次的，進籬門順着一條富有田園氣息的泥土路，穿過扶疏的林木以及池沼、短橋，便直通到墓前，您的骨灰便安置於這墓園的最北端，那有石級可登滿佈青苔的圓塚，塚上置一石塔，塚前羅列着石燈籠、石案以及青竹編成的鮮花盛器，塚的四週有翳掩蔽日的翠柏，平素這兒總是香火鮮花不斷，今天石案上更增添了一具古色古香的銅香爐，香煙縹緲，瀰漫於

園內各處，和着花草的芬芳染人衣袖。

您的廟堂便隣接在墓園的西側，整個的建築像是一個倒寫的L字母，它本來是興福寺一乘院的宸殿遺構，昭和三十一年才移建來這兒的。瞻拜的觀衆都由L字母的短橫處進入，那長豎便是鋪了榻榻米的一表條大間，中間用推門隔爲內外兩半，推門的中央留着比您的神龕畧大的開口，您的漆像連同神龕、祭壇、祭品便正對着開口處安放在內間的中央，觀衆們隔着外間的香案，一面跪禱上香，一面瞻仰您的漆像，那是一尊脫活式的乾漆彩色像，您圓顱巨耳閉目凝思盤膝作結跏趺坐，根據文學家也是佛教徒的淡海三船（真人元開）所著『唐大和上東征傳』所記，我知道寶字七年的春天，您的大弟子忍基有一個晚上夢見講堂樑折，因而驚醒，認爲是將失良師的惡兆，他和其他的弟子合力把您的形像畫下，後來不幸您果然在這年的五月六日作結跏坐西向圓寂，所以今日得睹遺容還應該感謝忍基大弟子的穎悟的。

像的座高雖只八十一·八公分，但越瞻仰越會感覺到慈光滿溢。貞享五年（一六八八）日本偉大詩人芭蕉在瞻仰您的漆像後曾寫下：『欲將新綠搵卿淚』的詩句，詩前的題序有云：『鑑真和尚來朝之際，曾先後罹難七十餘次，雙目遭鹽性海風吹損，因而失明，今瞻尊像，感而賦之。』這當然是詩人同情哀悼之思，如今這詩句亦已刻碑立於講堂北苑。不過，我從您失明的雙目感受到的，却另有兩道超越國境超越民族畛域的愛的光芒；還有您嘴角微曲的笑容也於慈悲中透露了對於真理的固執與堅強，如果說有淚應該是我們的感動之淚吧！

我環視推門上東山魁夷畫家的畫屏，畫的全是無邊無際的滄海波濤，滿眼都是排山倒海的綠濤與白浪，直到推門開口處才是盤結的巨岩，岩頂一株拒風的矯松像海的守衛神凌空矗立。驚濤裂岸，和着白沫的巨浪流瀉於岩縫處處，我驚服於這位巨匠的繪畫魄力，因想這豈不正是您一生的經歷和人格的寫照嗎！

歸途中參拜的人潮更形擁擠，我好像看見一股股文化的洪流，湮沒了人類心與心的界域，融和澎湃。於是我全身泛起了一陣莫名的滿足，暖暖的。

唐鑑真和尚東渡與

日本藝術發展

唐天寶二年，鑑真和尚東渡弘法，不但確立了日本律宗基礎，也替日本文化藝術作了很多的傑出貢獻。鑑真帶去的弟子和藝術家，正是盛唐培育出來的人才。他們在日本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奈良，發揮了我國唐代藝術所達到的高度水平。藝術風格精湛而宏偉，富於寫實性，比過去傳到日本的藝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形式也有了顯著的不同，因而更快的促進了天平時代藝術高潮的形成。

鑑真初到日本住在東大寺，寺爲日本奈良朝皇家首刹，其中盧舍那佛尤宏偉精好，爲唐代雕像技法東傳的第一傑作。據「東征傳」載，公元七五四年正月，入唐副使大伴古麻呂，與鑑真的造佛工一月到達日本。次年十一月塑造成二丈五尺千手觀音像，安置在東大寺講堂。公元七五六年六月，日本聖武天皇遺物向大佛獻納，有獻物帳，是爲正倉院的濫觴。這年作成了佛像百軀，盧舍那佛，觀音各一軀，純金觀音一軀，到公元七五七年，製成東大寺佛殿東西壁的聖觀音不空羅索觀音像織成圖帳。這些工作，可能有鑑真和尚所率領的藝術家們參與。東大寺的獻物，也可能有鑑真帶去的珍品在內。在同年十一月，日本皇室把新田部親王的舊宅，備前國水田一百町，賜與鑑真，因之建立了唐招提寺。

唐招提寺中的金堂，據傳爲隨他剃度的弟子少僧都如寶所建。據日史稱：文祿五年（一五九七）秋潤七月，近畿大地震，唐招提寺的古建築多數傾圮而金堂無恙。這是現存天平時代最大最美的一座建築。除金堂外，唐招提寺的講堂，也還是當時的遺物。金堂內所保存的佛像，有的完成於鑑真生前，有的爲鑑真弟子所創造，還有不少留存下來。這些造像都能代表當時最進步的藝術成就。

首屈一指的是金堂中央盧舍那大佛坐像。爲日本現存古藝術品中最大最宏偉的乾漆夾苧造像。像高十一尺二寸。據平安朝初的「古寺記」，爲鑑真弟子義靜所作。但一九一八年修理本像時，於臺座發現有這樣一行墨書銘文：「造漆部造弟麻呂、物部廣足生、沙彌淨福」等各異的筆蹟，書體有天平時代的風格。這三大大概是輔助義靜完成的。

乾漆夾苧造像法，據我國歷史文獻所載，初見於東晉時，達於招隱寺作夾苧行像五軀，與師子國（錫蘭）所進玉像，顧愷之所作維摩圖，並稱三絕，又東晉時尚書何充，作泥像七龕，年久毀損；唐沙門智周，於流水寺重加漆布丹青，變泥像爲夾苧像。又如意元年（六九二），武則天把嵩山少林寺普光佛堂神王像兩軀，迎入宮中，改爲脫胎夾紵像。初唐盛唐之時，此法盛行京洛，後遂傳入日本。據「唐招提寺記」說：「以龕造之，以布及漆重十三遍云」。從這尊盧舍那佛造像看，它的技法，達到非常圓熟的程度，遠非同時其他造像所能相比，大概是盛唐時期新傳去的方法，這尊像的面部，莊重肅穆，給人以渾厚的感覺。這是唐盛雕塑的特殊風格。試與敦煌盛唐期彩塑或龍門唐代石刻造像相較，可知其具有同一的優美作風。

佛像的頭部和全身作比例，似嫌稍大，頸部亦覺太短。但此像豐頤廣頰，肌膚盈潤。金體構圖，非常和諧，因此使人不覺它的缺點。古語說：「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正是唐塑所追求的美學準則。它的各個細部都很精緻，顏面手指以及胸部，線條柔和洗煉，達到完善的要求。若從側面看起來，更覺優美。這尊大佛造像，可以說是盛唐造像技法東傳的傑出代表作。其次是金堂的藥師如來立像。據「寺記」說是如寶所造，一

說是思託或軍法力所造。也是一尊夾紵造像，並貼金箔裝飾。

此像大概是在本寺初建時期所造，與盧舍那佛和千手觀音菩薩，並為三尊古藝精品。此像雕造手法，優雅豐麗，一望而知為盛唐作風。大概是奈良朝後期傳入日本的新樣式；與前期的造像，形態厚重而缺乏秀雅者不同。初唐作品，仍承隋代的藝術餘緒，所以傳入日本，也是一脈相承。到盛唐時期在藝術上有了新的創造，雖雕造佛像，必須遵守一定規範，但藝術家們常是以自己的美學觀念進行工作的。佛像造型，只要無背於大體，也能有所變通。盛唐的新風格，也體現在這尊高達一丈二尺二寸的立像上，並可以說是這時代少見的巨大遺品。它的兩手和兩袖以及自腹部下垂的衣紋，都顯出一種柔和的質感。這種技法，在印度的佛教造像中，很難找到相同的例子；但在中國佛教造像中，却常常見到。日本古代的佛教造像術，初傳自百濟、新羅；次之，盛唐時期的造像術與藝術家直傳到日本；於是中國、朝鮮、日本在造像藝術上，成為一個系統。

金堂內的千手觀音菩薩像，是一尊高達一丈七尺六寸的夾紵造像。上塗薄漆，再貼金箔，此像與上述兩尊造像，都相傳出於鑑真弟子之手。此像頭部有十一面，又有千手持各種法物，表現出非常高的技巧。觀音面部，豐頤廣頰，與該寺藥師佛相似。在形態上各部頗為均衡。面部、肩部、胸部、腰部都有適當的比例，特別是千手羅列，使它能布置得變化多樣，非有特具的匠心不可。在其外屬較長大的四十二隻手臂上，有着各異的手勢，各法物的持法也不相同，造像者的思考力實在是使人驚異的。觀音造像與藥師如來造像，都有優美的背光，尤以觀音像背光的精工鏤刻，直可與印度笈多時期最優秀的佛像背光相媲美；三尊像的背光上都繪有唐草與火焰抱珠圖案，為唐塑中所常見，雖然多已剝落，但其勻整與典麗的作風，猶可想見。這正說明天平時代藝術所受於盛唐藝術影響的深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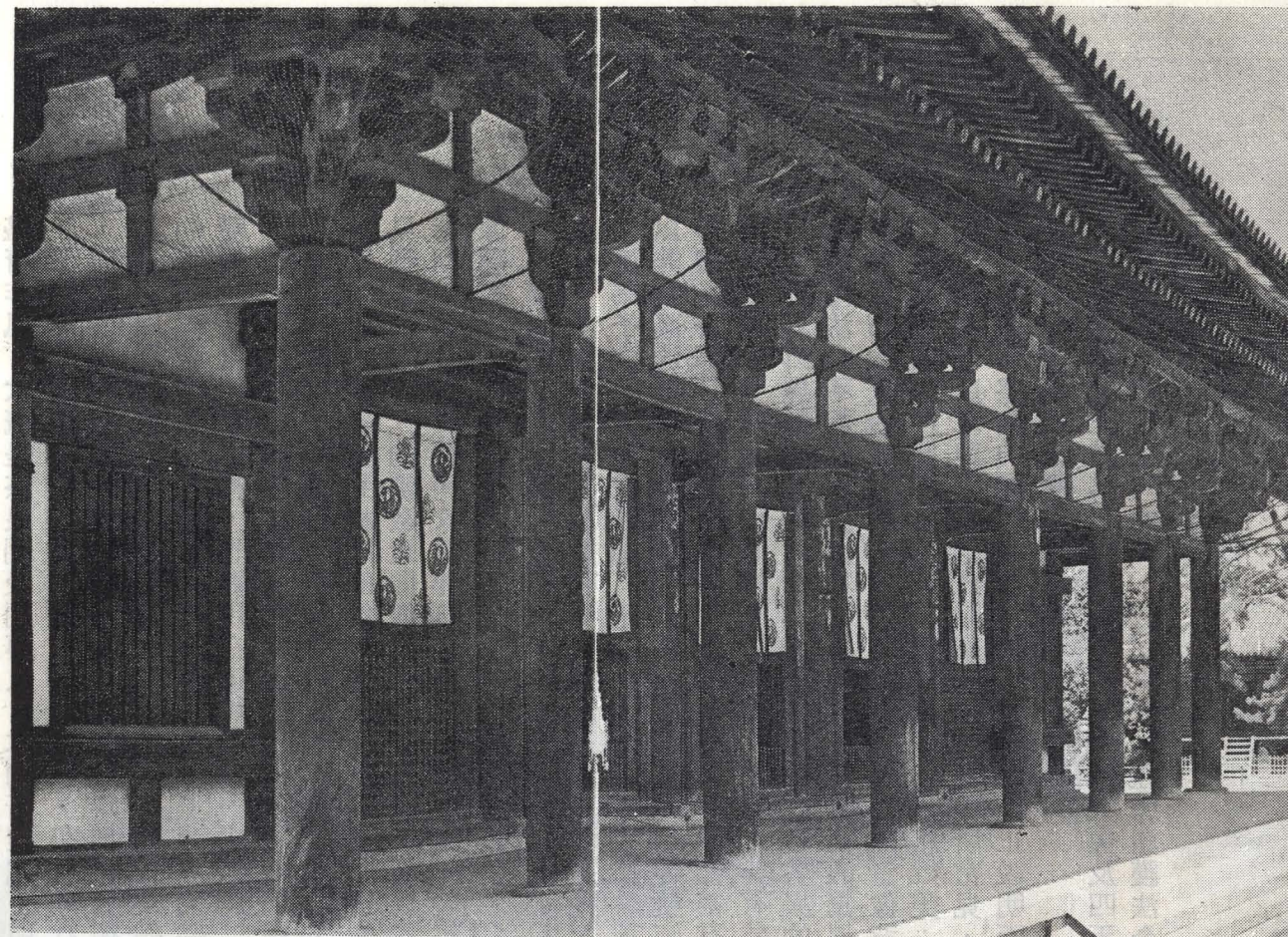
金堂除此三像外，尚有梵天像、帝釋天像及四天王像，風格大致相同。四天王的面部，威猛懾人，在唐塑護法金剛中，也有此類面型。

唐招提寺有一更可寶貴的作品，即鑑真和尚坐像。此像在舍利殿西北隅開山堂中。高二尺七寸，是一尊等身大的乾漆夾紵像。據「東征傳」記載，這像是唐僧思託在鑑真生前作，不僅富於寫實的技法，而且表達出這位盲聖者的堅毅沉潛、凝神內觀的精神世界，由於他長期接觸羣衆，神態嚴肅而面含笑容，溫和可親，造像的線條也顯得很柔和，衣紋甚淺，使人對之有柔和的質感。且僧義澄「招提千歲傳記」說：「尊顏和雅而猶笑也」。這種技法是形神兼到的藝術。唐塑生人像傳世甚少，這像在中日美術史上也是一件重寶。（見封面）

最後有關鑑真和尚的「東征繪傳」也在此畧述一二。此畫敘述鑑真的生平事跡，用日本「繪卷物」的形式，全畫五卷，紙本，著色，卷子裝，共長二十餘丈。永仁六年（一二九八）畫工六郎兵衛入道蓮行作，為鎌倉時代的作品。這是有關鑑真和尚的唯一的繪畫，與「東征傳」互相參證，可以把鑑真的一生，更加具體而形像的表現出來。在鎌倉時代，盛行「繪卷物」，其同類作品，有圓伊的「一遍上人繪傳」、「春日權現驗記」、「石山寺緣起」、「法然上人繪傳」等繪傳，與此卷創作之年，前後相接。在畫風上帶有宋元時代的風格。這個畫傳內容，開始於鑑真十四歲時，畫中想像出不少中國景物的畫面。在鎌倉時代，中國宋元畫風傳入日本，很快的便被日本畫師所接受，其中充滿着宋元畫派的筆趣，這是可以理解的。按日本早期的美術，到奈良時代受到唐畫的薰染，起一巨大的變化。日本奈良朝的「唐繪」，成為當時學習的典範。其初，多是佛教畫，即顯教、密教的佛像與壇儀以及高僧祖師像，謹嚴寫實的技巧，奠定了日本人物畫法的基礎。由「唐繪」而產生「大和共」。唐繪題材，多關宗教，大和繪題材，漸及世俗。從大和繪的基礎上，發展出「繪卷物」，是一種連環圖畫的形式。有文有圖，敘述一件故事或風俗，其初源於上圖下文的「過去現在因果經」到「源氏物語繪卷」的繪畫，文字與繪畫分段相間，已經類似小說的插圖了。「鑑真繪傳」，也是採取這一形式。不過畫風隨時代而變，日本從奈良到鎌倉時代，相當於中國由唐而至宋元，兩國畫風的變化，也是息息相通的。

唐・鑑真大和尚畫頁

▷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鑑真大和尚畫頁。



▽ 招提寺鼓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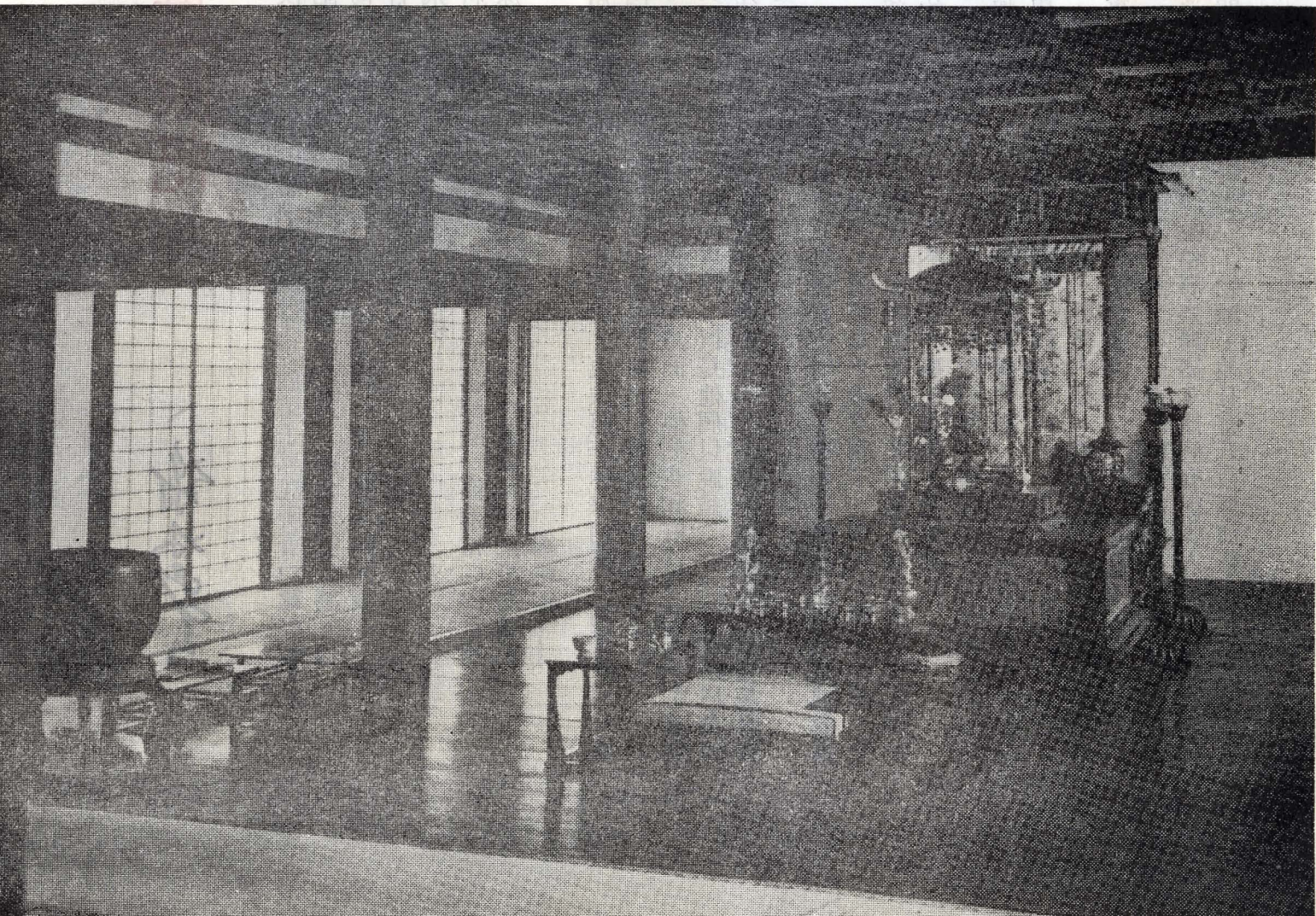
▷ 「唐招提寺」額，相傳爲日本考謙天皇手書。

鑑 眞 大 和 尚 塔

辨門大宋正統初年以對，魏開故寺東西土對發大機。主
藏，新彌，勝書，思五……
，夜家，即照，重輝，重因，六難，斗輪，重寶，幽羅，威
十一人請願意去。辨門即於半長：重興，重財，轉足，崇恩
要如蘭蓮真麻向張日對張之對，對書香二



▽ 唐招提寺禮堂內部



唐鑑真大和尚東渡歷險記

張小雲

——「唐大和尚東征傳」，據考為公元七七九年日人淡海真人元開所著，乃以鑑真和尚弟子思託所著「鑑真和尚傳」及「延曆僧錄」為脚（底）本而寫成之歷史傳記。描述鑑真和尚歷次東渡歷險經過，頗為翔實生動。惜思託原著已失傳。「東征傳」內尚保留思託原作之「傷鑑真和尚傳燈逝」一詩，為謝譯所無。茲附錄如後：

上德乘杯渡

金人道已東

月隱歸靈鷲

珠逃入梵宮

戒香餘散馥

慧炬復流風

神飛生死表

遺教法門中

當代日本小說家井上靖，又以「東征傳」歷史題材，寫成「天平之甕」小說。而我國除「高僧傳」內有鑑真和尚簡史外，對鑑真東渡弘法事跡猶無專書，茲將原刊謝冰瑩居士所著「觀音蓮」內「鑑真和尚東渡遇難記」，及「偉大的鑑真和尚」連載本刊，以饗讀友。

編輯室

前言

我把「唐大和尚東征傳」重讀一遍，其中由中國赴日本的經過情形，真是一篇絕妙的好小說資料！別的撇開不說，單就鑑真和尚為了佛教，這種歷盡千辛萬苦，至死不變的精神，實在使人太感動了！我不能放下他不寫，我發心一定把這篇傳記用語體文改寫一遍，為了時間，也為了其中有些佛教術語，我不了解的，於是就和遠光法師合作，他譯第一遍，然後由我對照原文潤色、補充。在文字方面，我們力求忠於原作，遇到有些過於敘述瑣碎的地方，也許刪去一點，例如第一次赴日，所攜帶的東西，稍為減少，因為盡記些數目字，就心讀者不耐煩看下去。

*

*

*

自從祥彥說了要跟隨鑑真和尚赴日傳戒之後，接着有二十一人也都願意去。他們的名字是：道興、道杭、神項、崇忍、雲璨、明烈、道默、道因、法藏、老靜、道翼、幽巖、如海、澄觀、德清、思託……

他們大家互相約好以後，就開始在東河上建造大船。這

個時候，揚州管倉庫的李湊，也依照李林宗的信，到了東河，共同負起造船和準備糧食用品的檢查、審核工作。

在榮睿、普照兩人這一方面，他們也和既濟寺的人，忙着進行準備和辦理乾糧的事情；但是他們只說是：「要將供奉用具運往天臺山，供養國清寺的僧眾。」並沒有說去東京，這時是天寶三年（明六）。

此時正是海盜活動頻繁的時候，臺州、溫州、明州各地海邊，都受到嚴重的損害，海路幾乎被堵塞了。舉凡公事、私事，全都因為海路的被切斷，而無法通行。誰知道在這批欲往日本傳戒的人中，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首先，道杭說：

「我們現在到日本去，主要是為了傳戒法，所有要去的人，都是身、口、意三業清淨的高僧大德，只有如海等一批人，德薄學淺，不夠資格，不應該一同去。」

如海聽了這話以後，勃然大怒，索興跑到揚州，告訴淮南道裏專門考核官員善績的採訪廳說：

「大使，你知不知道，有一個名叫道杭的出家人，他正在建造大船，準備下海去和海盜連絡？他們有很多人已經在既濟寺，開元寺和大明寺辦妥了乾糧，並且有五百個海盜，可能進城來了

。」

當時淮南道的採訪使班景情，聽了如海這些告密，大吃一驚馬上下令將如海逮捕，關入監牢裏審問；又派部下根據告密的地點，打發人去那些廟裏，去逮捕賊徒，當時在既濟寺搜到許多乾糧；又在大明寺捉到了日本的普照和尚；在開元寺捉住了玄朗和尚與玄法和尚。榮睿和尚那時藏在池水中仰臥，不久因水波動，所以也被捉到，這四個日本和尚，都被送到縣府裏審問。

這時隱藏在世俗人家的道杭，也被捉到，關在獄中。採訪使問他說：

「你有多少徒弟與海盜連絡？」

道杭聽了大吃一驚！他據實回答說：

「我沒有和海盜連絡，也沒有徒弟與海盜往來。我是宰相李林甫哥哥林宗家裏的出家和尚，正在準備將信徒布施功德的種種金錢，食物和用品，送往天臺山國清寺；因為陸路交通不便，越山過嶺又太辛苦，所以建造大船，想由海路運輸比較方便；你如果不相信的話，可以到管倉的李湊那裏詢問，他有兩封林宗的信，可以證明。」

採訪使真的去問李湊，李湊證明：「這是真的。」並拿出林宗的兩封信，採訪使看了，才知道內情，對道杭等說道：「師父！你現在沒有事了，目前海盜正在大大地活動搶劫，你也不必冒險去航海了。」

於是採訪使將所造的大船，由官方沒收，並將他們釋放，把雜物歸還給出家人；又把誣告的如海和尚打了六十大板，送回他的故里，命令他還俗；至於其他四個日本和尚，則由揚州官方奏知京都的鴻臚官處，因此檢查案件的人，便到本配寺去查問，寺裏的當家報告說：

「那些和尚隨從皇都車駕去後，不見回來。」

鴻臚官依據這個報告奏上皇帝，皇帝便命令鴻臚官勅令揚州的地方官說：

「榮睿等和尚，既然是日本的出家人，進我朝求學，每

年賜絹二十五疋，四季發給必需的季節服裝，其參加聖駕隨行，是事實非虛妄濫造的；現在他們想要回國，可隨他們自己的決定，讓他們回去。這件事，就由揚州地方官處理，依舊慣例，遣送他們回國。」

榮睿、普照等，從四月被關在獄中，至八月才釋放出來。玄朗和玄法兩人，因為這個事件，從此還俗去了。此時榮睿、普照兩人共同商量說：

「我們本來的願望，是請求鑑真和尚到日本去傳授戒法，現在揚州的地方官，奉聖旨命令，送我們回國，不能請得高僧大德同到日本，這樣不是空空回去，一點益處都沒有嗎？倒不如不接受官方的遣送，依舊請鑑真和尚去日本傳戒，如此不是更好嗎？」

於是他們迴避官方的遣送，回到鑑真和尚那裏商量。鑑真和尚說道：

「你們不必憂愁，只要我們想個方便的辦法，我想一定可以達成你們的願望的。」

鑑真和尚說了以後，便拿出正爐錢（唐時的錢幣）八十貫，把嶺南道採訪使劉臣隣的一隻軍用船買下來，又雇了十八個划船的人，並準備一切需用的金錢、糧食和用品等東西。計有：

食品中，有落脂紅綠米一百石，豆皮甜鼓三十石，素菜根——牛蘇共有一百八十斤，麵五十石，乾胡餅兩車，乾蒸餅一車，乾薄餅一萬個，細麵條炸的捻頭一車半。

另外還有很多的佛經、佛像，計有：金字寫的華嚴經、金字大品經、金字大集經，金字大炎經各一部，雜經章疏共有一百部，將要畫好的五頂像一張，寶像一張，漆上黃金色的泥像一尊，用螺殼做成的經書封套五十個。

戒壇上需用的，如香類就有麝香二十包，沉香、甲香、甘松香、龍腦香、膽唐香、安息香、線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陸香、共有六百多斤。白藤席有十六件，五色藤席六件，行天障子一條，月令障子一條，幡一百二十條，珠幡十四條，玉環手幡八條，袈裟一千件，衣裳一千套，蒲團坐具一千個，花氈二十四條，

席宵三十個，麻靴三十雙。

器皿方面：漆盒盤三十個，銅瓶二十個，大銅盂四個，菜盂三十個，大銅盤二十個，中銅盤二十個，小銅盤三十個，一尺銅疊八十個，小銅疊二百個。

水菓和藥草有天竺的訶梨勒果、胡椒、阿魏、白冰糖、蔗糖等五百多斤，蜂蜜一百斗，甘蔗八十把。

金錢方面，共準備了正爐錢一萬貫，紫邊錢五千貫，羅漢錢二千枚。在人數方面有：出家和尚如——祥彥、道興、德清、榮睿、普照、思託等十七人；又有畫師、玉作人、雕檀刻、鑲鑄、寫繡、印數文、鐫碑等工匠共八十五人，同駕一隻船，在天寶二年十二月出發，順着江水東下，到了狼講浦的時候，突然遇到暴風，掀起可怕的波浪。由於經不起狂風怒濤的衝擊，船很快破了，因此船上的人，不得不上岸。上岸時，每當潮水湧來，只有鑑真和尚在水草上，其餘的人，都在水中；水深及腰，又是在這嚴冬寒冷，暴風巨浪中，他們在飽嘗艱難萬苦的困境下，重新修理破船。修好後，再繼續航行到三板山時，因不能行船，就在下嶼山，住了一個多月，等待風停浪靜時動身；誰知道剛要到桑石山，又遇上大風浪，船底觸礁，頓時陷入了一籌莫展的地步。雖然經過非常大的奮鬥和努力，離開了危險的石頭，却又遇上另一個暗礁，再次遭受船破被迫上岸的厄運，所準備的水和米，全部被海水吞沒，喪失殆盡；幸好此時有一位叫做白水郎的人，運水和米來解救他們三天來的饑渴生活。

五天後，有巡邏海禁的官員，到了這裏，把和尚們的經過情形，詳細問明以後，便呈報明州太守，請示處理辦法，明州太守把安頓在鄧縣山的阿育王寺。寺有阿育王塔。建塔的材料，不是平凡的金、玉、銅、鐵；也不是平凡的沙、石、水、土，而是一種珍貴的東西建成的；塔的顏色，呈現一種紫黑色的光芒；塔的雕刻藝術，也非尋常的藝術；塔是四方形的，四面刻有各式各樣的圖案，雕刻得精巧玲瓏，非常生動；塔頂沒有承接露珠的盤，中間有一座憑空懸掛的鐘。

這種塔是用來供奉佛舍利的，所以名為佛塔；同時又是奉阿育王之命造的，故又名阿育王塔。

距離阿育王寺東方三里遠的大路旁邊，又有一口聖井，井深三尺多，水是這樣的清涼、甘美。這井在淫雨的時候，井水一點也不漲出來；在天乾的時候，也不會乾涸。井中有一尾鰻魚，長約一尺九寸，世人傳說：這魚是守護阿育王塔的菩薩化身。常常有人拿些香花散在井裏供養這魚，但不一定每個供養它的人都可以見到，必須是有福氣的善人，才能見到；做過壞事的惡人，是無法見到魚菩薩的。由於這些靈異的奇跡，於是有人就在井上建造房屋來；並且一本至誠地用七寶（金、銀、琉璃、玻璃、磚、瓦、赤珠、瑪瑙。）作建造房屋的材料。房屋造好後，說也奇怪，井水忽然湧起來，房子就隨着井水漂流遠去了，聖井依然現露出來。

天寶三年（甲申歲），鑑真大和尚在明州阿育王寺的消息，傳到越州，該州龍興寺的僧迦就前來問安，並請和尚講戒律傳授戒法，和尚很高興地隨喜結緣，講律傳戒之法事完畢後；又有杭州、湖州、宣州等地人士，都來請和尚講律儀，和尚乃依照先後次序，分頭前往巡禮遊化——開講傳戒，功德圓滿之後，仍舊回到鄧山阿育王寺來。

鑑真和尚要去日本傳戒的消息，漸漸地被越州僧伽等人知道了，他們爲了和尚的安全，一致反對，認爲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於是告到越州太守衙門去了。他們控告的理由，說是日本僧人榮睿，引誘和尚去日本。太守將此案批交就近山陰縣的縣尉（按係警察機關）查辦，縣尉派人調查，果然在王丞家中，查獲日本僧人榮睿法師，當場下令給榮睿戴上枷鎖，遞送京城法辦；一解到杭州，榮睿法師便臥病在床不能上路，只得請假治病，經過很久時間，病還沒有好，幾乎病死，才得當局同情，將他釋放。

榮睿、普照等，爲戒律傳去日本的緣故，前後所受的災難艱辛，真是說也說不盡！然而他們具有堅忍不屈的意志，雖受種種打擊，並無退後懊悔之意，他們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博得鑑真

和尚的同情，他正喜歡這種人，所以要幫助他們，以實現他的大悲願！他派遣法進法師和二位近事（按優婆塞中譯爲近事男，優婆夷中譯爲近事女，受過三皈五戒的在家學佛的居士），將一些輕便值錢的貨物，運往福州出售，將所得款項，再買大船，並備辦一切糧食和用具，準備去日本。

當一切就緒之後，和尚就率領諸位門徒祥彥、榮睿、普照、思託等三十多人，禮拜辭別阿育王塔，並巡禮鄧山佛跡，舉行佛前大供儀式，供養聖象及護塔魚菩薩之後，乃告辭寺象，尋找山路，一直出山去了。

到了州城，太守盧同宰，以及地方父老，大家都來迎接和送行，設齋供養，並備糧食等，派人護送。那天到了白杜村寺，因見該寺佛塔損壞，遂停下來發心修理，並勸地方人士修建一所佛殿。諸事已畢，繼續行程；又來到臺州寧海縣，宿於白泉寺，翌晨齋食後，須穿越一座大山，山嶺是那樣的險峻，山路又是那樣的崎嶇！一直走到日落西山，夜幕低垂的時候，還在山上走着。這時天氣又黑暗，又寒冷；忽然走到一條山溪中，澗水浸到膝蓋上，加上風雪大作，一陣一陣地撲在面上，真像刀割一般。眼睛都被風雪迷住了，有些人受不了這種苦，居然哭泣流淚起來，最後大家還是共同忍受了這次寒夜辛苦，第二天便度過了這個大山嶺了。

出山後，就是唐興縣邊界了，走到太陽下山，才達到國清寺。這座名刹，四週的風景和建築都很美麗，蒼松翠柏，古木參天，叢篁蓊鬱，奇樹璀璨；寶塔玉殿，玲瓏精巧，富麗堂皇；名花異卉，分外明媚，一種莊嚴美麗的氣氛，非言詞可以形容：就是孫綽法師那篇有名的「天臺山賦」，也無法形容其萬一吧！鑑真和尚對這個聖跡巡禮一番，便告別寺象，繼續進發。

從國清寺起程，一路經過始豐縣，入臨海縣順着白峯尋江而下，到黃巖縣，又取道永嘉郡大路，來到禪林。第二天早粥後，正準備向溫州進發時，忽然接到採訪使下達的命令，說要扣留鑑真和尚！追問原因，才知道是和尙的一位弟子

靈祐法師，在揚州聯合各寺院之三綱（上座、寺主、維那）僧衆，共同議定說：我們的師父發慈悲大願，要到日本去傳戒律，這是令人贊嘆的；但是屢次的爬山越嶺，涉水過海，數年來的艱難困苦，置身於滄海迷溟，千山萬水之中，生死莫測！我們現在爲了師父的生命安全計，特地共同聯名，訴請官府，下達攔截的命令，就近州縣，予以留住，不讓他老人家冒險受苦；因此江東道的採訪使，便發出公事令各州縣辦理；先追查和尚經過的地方，各處寺院中的三綱僧人，有的寺院不肯說出和尚進發的路線時，就被拘留獄中審問，這麼一來，自然很容易得到和尚的路線，他們照看路線追蹤；果然在禪林寺把鑑真和尚攔捉歸案了，乃派遣差使押送，一路上防護甚爲嚴密，一直送到採訪使所在地。

鑑真和尚被押送所經過的州縣，當地的官員，都來參謁，迎接和禮拜，大家都很歡喜。到了採訪使衙門，採訪使處理這件事：（一）釋放以前拘押各地寺院的三綱僧人，（二）着令鑑真和尚依舊回到揚州本寺去，並與該寺三綱僧衆約定防護和尚，勿使其出國。和尚的計劃，到此又告吹了。

這個時候，各地方的寺僧和民衆，風聞和尚已回揚州本寺，高興萬分，各人備辦袈裟、食品、臥具、參藥等四事供養，爭先恐後地前來慶賀，一時賓客盈門，大家握手慰勞，喜笑顏開；惟和尙一人，獨自愁容滿面，鬱鬱不樂，在一旁責備靈祐，不給他一點開心的笑顏；靈祐自知罪過，冒犯了師傅，自動地在每天晚上，從八九點鐘起，一直到天亮的時候，跪在和尙面前禮拜謝罪，請求寬恕自己的過失，並請師傅歡喜；這樣繼續不斷的謝罪，一連經過了兩個月的時間，又有以前和靈祐聯名告狀的各寺三綱僧衆，也一同前來禮拜謝罪，請求大師歡喜；在這樣的情形下，和尚慈悲心油然而生，大開歡顏，恢復了笑容，不再追究以前的一切了。

天寶七年的春天，日本僧人榮睿、普照兩位法師，自禪林寺分別以來，聽到鑑真大和尚，的確已經回到揚州了，於是從同安郡地方，來到揚州崇福寺謁見和尚，和尚非常高興，又觸發了前

往日本的願望；以方便衆生的心，來方便榮睿等人求戒律，東渡日本的大志願。立刻吩咐造船，買檀香，買藥品和一切日用物品；他們仍舊照着天寶二年那次的一樣準備妥當。同行的人員，計有祥彥、神會、光演、頓悟、道祖、如高、德清、日悟、榮睿、普照、思託等出家人和在家居士，一共十四人；又用化緣方法，招募划船的水手十八人；還有幾個隨從作雜務的人，合計二十五人。一切準備好了，就選定六月二十七日，從崇福寺出發，步行到揚州新河地方。上船後，順流而下，舟行平穩，皆大歡喜；不料天有不測風雲，當船駛到常州邊界的狼山附近時，突然強風來襲，巨浪滔滔，大船無法控制，只好隨着波浪旋轉，一下就被吹過三個大山。第二天，風浪停止，收拾停當，又揚帆趁風到越州的三塔山，在這裏停了一個多月，才遇到很好的風向，繼續進發。到暑風山時，又停住了一個多月，在十月初六日的早晨，鑑真和尚說：「昨天晚上，我夢見三個做官模樣的人，一個身穿紅袍，另外兩個穿綠袍，在岸上給我送行，一定是國家的神明來同我們告別，可能這次渡海會成功的。」

過了一會兒，風起浪生，即時開船，向頂岸山進發；忽然東南方現出一個山，這山到中午又不見了，才知道這是蜃氣所成。這時離海岸漸漸地遠了，風浪緊急，波濤險峻；因為水深的緣故，海水烏黑得像墨汁一樣。沸騰的浪花衝擊着船底，大船就像飛上了高山；當怒吼一般的波濤再來時，大船又好像進入了萬丈深淵的山谷中，這時船上的人，已經慌張昏眩得如醉如狂，不知道要怎樣才好，大家只知道大聲念着觀世音菩薩；忽然，水手說：「船快要沉沒了，唉！一切完了！」他們立刻動手，想要將那些笨重的線香籠子統統拋進海裏去；可是，又聽到空中有個聲音道：「不要拋，不要拋！」大家聽了才沒有拋下去。到半夜時，水手又說：「大家不要怕了，有四位神王，身穿戰甲的衣袍，手上拿着竹杖，兩位站在船頭，兩位站在船尾的桅竿邊。」大家聽了，心裏才稍為安靜一點。第三天，船經過蛇海，只見海裏的蛇很

多很多，大的像茶杯那麼粗，有一丈多長；小的也有五尺多長；蛇的顏色呈現一列一列的雜色斑紋，統統浮在海面，滿海都是蛇。又過了三天，船經過飛魚海；白色的飛魚，像雲翳一樣地飛滿天空，魚長一尺多，有些飛到船上，停一剎那又飛走了。

走了五天，船又經過飛鳥海，海鳥像人一樣的高大，牠們統統飛落在船上，船身的重量突然增加，遂向下沉，大家慌忙地把鳥推下海去，牠們用利喙來啣住人的手，後來只好不理牠，就飛走了。

過了鳥海以後的第二天，沒有遇見什麼東西了；只有那緊急的強風，和那像山一樣高大的海浪，使得船身搖晃不定，弄得大家煩惱得很。睡在艙內，無法吃東西；普照法師在每天吃飯的時候，拿些生米分給大家嚼着充饑；但是，船上沒有淡水，嚼生米的人，因喉嚨乾燥，米嚼碎了，吞不下去，又吐不出來，沒有辦法，只好喝點鹹海水；然而海水喝多了，肚子又會膨脹起來，人生的艱苦，可以說他們都嘗盡了。

正在這個時候，海中忽然出現四條大鯨魚，大約有一丈多長，圍繞在船的四周，次日清晨，風浪就平息了，慢慢地看見了山。這時大家都因沒有淡水解渴而難過得要死；榮睿法師忽然面帶笑容地說：「我昨晚夢見一位官員請我，要我替他授戒和作懺悔儀法，我說口渴得很，要找淡水喝，那位官員即取水給我，水色像乳汁，飲後很甘美，心中感覺立刻清涼；我又告訴那官員說：『我們船上三十多人，很久沒有喝水吃東西了，他們又饑又渴，請你這位施主，快點送些淡水來好嗎？』那官員聽了，即喚雨令老人前來指示他說：『你們都很了解世間困難，現在這位法師的船上缺水，趕快送些水來吧。』夢兆既然這樣，我想送水的人現在可能快來了，就請大家準備碗瓢等候吧。」衆人聽了，皆大歡喜，到第二天中午以後，西南方的天空中，果然濃雲密布，慢慢接近船上，一會兒就下起大雨來。大家用碗接水就喝，第三天仍然下雨，個個人都喝飽了；而且還儲足了水。第四天，船已經接近岸了，正在愁着不知道應該算什麼地方好呢？忽然又有四尾白魚游來，引導大船直泊港灘，這四尾魚彷彿就是領港。

水手們拿了碗，爭相上岸去找水，經過一座小山，便看見一個水池，池水清涼甘美，眾人搶着喝個痛快；明天又去原處取水，奇怪！水池沒有了！他們到處尋找，始終不可得，原來這是菩薩所變化的。這時候，正是仲冬十一月天氣，島上的花木和桑樹都在開花，樹上還結了果子；竹筍也出土了，就像是夏天，一片蓬蓬勃勃的氣象。

這次航海經過十四天，才得靠岸。派人上岸去找港務機關，找到四個專辦海船與湖口連絡協調事務的經紀人，回到船上，他們對鑑真和尚說：「您的運氣太好了！遇到弟子四人，不然的話，合該倒楣了。你們不知道，這裏的人厲害得甚至會喫人的呀！奉勸你們立刻開走。」

四人便引導大船彎入安全的港內。那天晚上，果然來了一人，披髮帶刀，面目猙獰，走近大船，彷彿要殺人的樣子；船上的人，大為驚慌恐怖，連忙給他一些食物，他便走了。

當晚開船離岸，航行三天，到達振州，船在江口停靠。四位經紀人上岸，往當地有關衙門報驗；別駕（官職名，始自漢朝，後世稱通判為別駕。）馮崇債先生，聽說大和尚到了，就派兵四百多人前來迎接。到達振州城時，馮別駕親自出城恭迎，說道：

「弟子早就知道大法師要來，因為昨晚夢見一位姓豐田的僧人，說是我的舅舅，請問你們中間有姓豐田的法師嗎？」眾僧說都說：「沒有。」別駕連忙改口說：「你們雖然沒有姓豐田的，現在大和尚可做弟子的舅舅。」即刻迎接入府，設素筵供養；並在太守的廳堂中，設法會受戒為佛門弟子。法會完畢，招待鑑真和尚及僧眾安住在雲雲寺，寺內殿宇敗壞冷落，景象淒涼。眾僧各人就施捨一些衣服用物出賣，換些銀錢修建佛殿，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才把大殿修好。佛殿修好後，就向當地官紳人等辭別，改行陸路向各方遊化；海路則由榮睿等法師照料。別駕馮崇債親自率領武裝兵士八百多人護送。那天來到萬安州，這地方有一位大首領名叫馮若芳，看見了鑑真和尚，就前來邀請到他家中去招待。

和尚接受了他的美意，在他家承受供養三天，這時候才知道這位大首領馮若芳，原來是一個大海盜；每年經常在海中劫取波斯（今之伊朗國）的商船兩三艘，把所搶劫的貨物都歸他自己所有；又將他所掠奪過來的男女，充做他的奴工和使喚的下女。擄掠的奴婢很多，把他們分成幾個奴工村；在他家北方約三天路程的地方有一個奴工村，東西方約五日路程的地方也有個奴工村；村與村之間，秩序嚴明，遙相呼應。馮若芳在晚上會客人時，常常用一種薰香用的乳頭香作燈燭，這種香容易燒化，一燒就是一百多斤，毫不吝惜。他家的後院，有一種來自印度國，可作染料的降紅色蘇木，堆積如山。馮家其他的財物之多，和這些蘇木一樣。

鑑真和尚辭別了馮若芳，繼續遊化。那天走到岸州邊界，這地方比較平安，沒有這麼多盜賊了。馮別駕送到這裏，已經一個多月了，才辭別大和尚，率領武裝士兵回振州去了。正在這裏，榮睿、普照等亦從海路趕到，就把大船及物件處置完畢，跟隨大和尚一道遊化。在路上走了三十多天，才到達岸州大城。進得城來，他們每個人顯得精神飽滿，非常愉快。

大和尚進城的消息，傳到太守官邸，就派人來迎請，太守張雲，並且親身出來禮拜迎接，引導他們全體到開元寺住宿；一些長官和僚屬都來向和尚禮拜問候，除大開素筵招待外，還紛紛贈送禮物，堆滿了一房子。岸州有一些珍貴奇異好吃的特產，計有益智子、檳榔、椰子、荔枝、龍眼、香蕉、佛手柑、枸橼、樓頭等。有的很大個的，像僧人吃飯的鉢盂一樣大，味道甘甜味像蜂蜜，這裏有的旃檀香樹林，開的花呈現七寶的顏色，一陣涼風吹過，花香直達五里以外的地方；又有一種像名叫波羅捺的樹，結的果實很大，有的像冬瓜。這種樹的形狀，有點像檳榔樹，果子好像鉢羅樹的樹葉，像水葱，樹根可吃，味道像柿餅一樣。岸州的耕耘情形，同別處有些不同；他們是十月耕田，正月收穀子；養蠶最好，可收八次；每年種稻二次。這裏人穿的衣服，男的是用細木的皮和竹篾編成的裙子，女的衣服是用布和棉絮。一部份人爛腳缺牙，實在難看。有紋面的，也有用鼻子喝水的，種種的奇異習俗，是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

（未完待續）



國外宏法者的一個精進集合

歡迎大寶法王的盛會紀實

眞覺

一、會場肅穆 恭敬虔誠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晴麗的小陽春日，陽光普照大地，約有一百二十餘位佛教徒，包括中、美及各方出家及在家人於清晨十時前齊集在紐約市北面布朗區美國佛教會的大覺寺。簽名後，大家都以十二分虔誠的心，靜待西藏大寶法王（Gyalwa Karchagpa），大寶法王是西藏佛教革新派白教的領袖第十六世，關於大寶法王簡史及一九七四年第一次來美拙撰紀事已載於慧炬第一二七期，此處不贅。

鐘鳴十一時，會場播送「本師釋迦牟尼佛」佛號，會眾全神貫注。約有二十分鐘，司儀陳綱居士宣佈大寶法王法駕蒞止，全場肅立致敬。法王體態莊嚴，與筆者兩年前所見無異，行至佛堂前，首先拈香、禮佛、念佛，恭敬鄭重，然後退居右角上，此時會眾，即由法師領導向佛上供，照常讚佛、念佛、拜佛。禮畢，即由沈家楨居士與大寶法王相見。他笑容微露，每一一垂詢，不論法師與居士都極注意，除問訊外同時並亦握手作禮。我對於他的印象是，他真能放棄活佛之尊，平等接人破除我執，符合佛道，嗣即同入膳堂，由法師及喇嘛等作陪，與我們大眾一起進午齋。

二、茶會歡迎 敏公致詞

下午一時鳴鐘，舉行茶話會歡迎大寶法王。中間長桌招待大寶法王，喇嘛等由各法師作陪，其餘會眾分坐兩旁，具備清茶水菓先由敏智老法師開場，敏公為美國佛教會會長，目光遠矚，見

到佛法對當今的重任，代表全體會眾致歡迎詞。詞意如次：

今天是最難得，最深刻，永遠不會遺忘的一日，因為我們在美國紐約全體佛教徒，秉着無比的歡喜心，敬仰心，來此歡迎佛教領袖大寶法王。記得一九七四年，大寶法王第一次來美時，我們曾在本會副會長沈家楨居士的苦提精舍歡迎法駕。這次與上屆不同，是在美國佛教會會址大覺寺舉行。同時歡迎單位不僅是美國佛教會，實在包括紐約中國佛教各團體，謹代表全體致敬，並有下列四個願望，敢為陳述：

（一）佛法對於現世具無比的重任

事實很明顯擺在我人面前，西方注重物質文明，東方注重精神文明。在西方人看來，人類所追求的是物質，物質發達了可增加人們的享受，即可解除一切痛苦。那裏知道事實上殊不盡然，或適得其反！物質愈發達，人類痛苦愈深！要解除人類痛苦，物質文明是不夠的，還須仰賴精神的文明！在精神的文明方面能闡發宇宙人生真理最圓滿最澈底的，當然莫過於佛教。西方的有情亦已能明瞭，漸漸接受佛法。當此七十年頭及以後的時代，唯有佛教才能使人類離苦得樂，亦唯有佛教能肩此無比的重任！

（二）佛教徒應加倍團結，努力弘化

我們佛門弟子，必須認識，把佛法弘傳到西方的責任是多麼重大，多麼艱鉅；要負擔此空前絕後的責任，非羣策羣力是不能為功的。我們游化來此的佛教團體，不論來自那一方，與來自西

藏在美國各地傳法的中心，亟應攜手合作，團結一致，同心協力地，肩起弘揚佛法的無比重任！

（三）度濟有情 大悲為主

佛陀所說三藏十二部教典，主要的是，教我們修持和力行。行菩薩道的菩薩是以「大悲心」為主體，以濟度三界有情為目的。大悲心是一體平等，不分人我界限。凡是佛門弟子，應以大悲心來推動佛教，弘揚佛教，才能弘化衆生。大乘行者須不忘菩薩道的大悲心，應時時提心，刻刻策勵，才能打破世界一切鴻溝，發生佛教偉大的力量！

（四）希望加被 指示修弘

敏智老法師最後結語說，大寶法王不但是一位西藏佛教領袖，抑亦為舉世佛教界所尊敬，我們大眾希望大寶法王此次駕臨能把他所悟證的，有所開示，作為我們此後修持及弘揚佛法的明燈，這是本人代表歡迎會全體最誠懇的一個要求。

綜上四點，敬以我們十二萬分的誠意，恭祝大寶法王及隨來諸位，佛力加被，無上的愉快！

三、大寶法王的開示

大寶法王的開示，語重心長，深刻警策。茲參照了當時一位喇嘛將藏語譯成英文，再由王明怡居士轉譯華語，并參考賀居士國權錄音茲整錄如次：

（一）佛法之光遲早總會傳到各處

大寶法王首說：他感到非常榮幸，亦非常興奮，今天能與大眾聚集一堂。這都是由於各位前生一切善業所致，第一要感謝沈家楨居士承他多方面協助，以及西藏在美國各處傳法中心的支持，才能有今天的聚會。方才聽到會長敏智法師所說幾點願望，亦一樣令他感覺興奮。而最令大家興奮的應該是釋迦牟尼佛所傳無比的佛法及無限的慈悲！

釋尊的佛法，不論在當時說法時代，或在今天的世界，至少有一點相同的，就是有些地方佛法很興盛，有些地方則沒有那麼興盛。但是佛法之光，遲早總會傳遍的！

（二）當今時代，人們更能接受佛法

佛光之能傳到，還是因為佛的慈悲。今天這個時代，我們可以看到，人們比從前更願意，也更能學習佛法實踐佛法。今天這個世界仍有佛法存在，也就是由於佛的無量慈悲。今天法師們的責任是把佛法繼續傳佈出去。無論大乘、小乘同樣都是釋尊所說之法。因為今日很顯明的，有很多人都希望能學習和實踐佛法。

（三）要把握佛法的精粹真正的實踐

對於一個學佛的人，老師是很重要的。老師的重要性是在能使學生真正把握到佛法的精神，而依照佛所說的切切實實去做。傳法是很重要的，要讓學生能把握到真正佛的道理，而真正去實踐。這樣我們佛教徒才有希望，才可以真正透澈明白因果的關係。明徹了因果關係後，修持佛法，我們才能真正獲到，不僅是外表的平安，更要重的是要達到內性的寂靜。

（四）要具「忘我」的德性

很重要的一點是，老師們須把握到「忘我」的德性，要能破除我執，然後才能全心全意，依大悲心為救衆生而努力。這樣努力，才能得到好的反應，慢慢自然就有很好的希望和善果！無比重要的是，不論顯教或密教，老師都須要做到「忘我」境界，否則若永久保持自我觀念，各種工夫就都會散失，而不能全心全意為救度衆生而努力！

（五）要每個人依最適合的方法學習

另有一點很重要，我們應時常留心記住着。要知無論大乘小乘，都是釋尊所說的話。佛陀所說法的方法或有不同，那是為了適應各種根性的人，因此有種種不同的說法，但其重要原則都是

一樣的。所以沒有一個法師，或一個喇嘛，能說那一宗派或那一個方法是最好的，或比別人的好，而應該讓每一個人依照他自己所適合的方法去學習，去做。

(六) 結語 深信衆生都能離苦，要時時互相策勵

方才聽到敏智法師請求開示，覺得自己十分抱歉，沒有給人們智慧的能力。不過，剛才本人所說的都是發自內心深處的話。大寶法王更謙虛的說，他知道自己有很多缺點；但他常常誠懇地努力，儘量依照自己所教別人的話去做，因此，他認為每個人都應該做到忘記自己，爲他人而努力！

他很感謝，敏智法師方才所說智慧的話，發展和實行「大悲心」，的確是無上重要的。我們應該相信，所有衆生都希望有一天脫離生死，在大乘佛法中的「大悲心」的確佔着最重要位置，我們應該常常時時記住！

四、沈居士家楨致謝詞

最後沈家楨居士起立，代表大眾致謝詞。他說他奉敏智上人 之命，很高興代表向大寶法王致最深最敬的感謝，感謝他來此看我們，並賜給我們最高深最慈悲的訓詞。爲一切衆生，我們希望大寶法王能久遠住世，爲了所有衆生，希望大寶法王能在美國普轉法輪，在此聚會的各位一定對大寶法王過去都有好的因緣，希望大寶法王能替各位的健康幸福加被，讓我們全體同向，將今天的功德同向所有衆生，並希望他們都能早日快快趨向無上菩提！全世界普被佛法之光！謹此致謝！

末了，大寶法王與會衆同往樓下看新製的八月十五的松壇法會影片後，皆大歡喜而散。

一九七六感恩節於紐約

道安法師推介聖僧玄奘大師傳

圓香居士新著「聖僧玄奘大師」，自民國六十五年二月起，在獅刊連載以來，頗多佳評，本社特應讀者要求，提前出版。

居士在教內外各報刊，發表弘法護教淑世啓俗論文，已近二

十載，不下數十萬言，著有「雨花集」、「紅樓夢與禪」行世，素以文筆明暢，見地透闢，立論平實著稱，久爲讀者所喜愛。大師傳是其精心之作，歷時經年，始克完稿。

當此末法之世，弘揚大師的精神德業，實爲其時，不但我佛門四衆，宜人手一冊，俾獲見賢思齊，激勵道心之效，凡我國人，亦應認識這位可與孔孟爭輝的偉大聖哲。敬請廣爲推介，庶可使大師的精神德業普被於全國，弘揚於世界。

本傳三十餘萬言，取材最豐，述敘最詳，有正史的嚴謹，有小說的情節，有散文的逸趣，有傳奇的故事，這是玄奘大師第一部完整的語體文傳記。本傳附有大師西遊古今地名對照表。25 K 高級印書紙精印，五百多頁，六十六年一月底出書。定價新台幣精裝一八〇元。預約一二〇元（國外另加郵費）預約十二月底截止。郵政劃撥儲金：一〇八一九六號劉國香帳戶。地址：板橋市南雅南路二段稚暉巷一弄六十四號。

山居詩

并序

（續54期）

敏智

廿四

日涉園圃饒別趣
明月在天拱萬星
兩鬢斑白未歸客

歲寒三友松尤青
樹動影移一片黑
半世漂浮一葉萍

浮雲抱石生多子
山幽地靜獨通靈

廿五

終日住山不識山
歲歲乾坤四季還
長甘淡泊樹清節

祇因身在白雲間
雀啄爭枝情急急
羞與利名列一班

廿六

凌虛最愛鳳凰頂
雲霞片片起山峯
覺夢夢中誰是我

薄接蒼穹重霧封
長林古木逍遙臥
莊周蝴蝶兩無蹤

鳥語聲聲穿翠色
明月清風步履從
（未完待續）

南韓行脚記略

(之一)

釋曉雲

這是一個正在力爭上游，飛躍發展中的國家——具有傳統文化，同時又吸收現代文明的大韓民國。處處表現出新舊相融并行不悖，而又能適應環境，不斷勤奮圖強的民族。當我於八月廿八日在台北松山機場告別了送行的師生們之後，代表雲門同學隨我去韓的林濃陪着我登機後，安靜地坐在機窗側細讀當日中央副刊所刊出的「三十一年來的韓國」（該文譯自八月十三日漢城新聞）一文，更增加了我對此行的濃厚興趣。大概因為曾經頗為長久的旅行生活（東南亞，及環宇之行等前後十餘載），對於安逸地在自己的國土，草房書屋，古佛爐香，別饒深趣的生活，似不甚感興趣。可是對韓國之行，却也特別重視。因為亞洲各國文物古蹟，都曾觀摩過了，唯有韓國，尚未履及。考中韓文化交流，尤以佛教文化之往還，早在漢代即有頻繁的接觸（筆者幸逢漢城國立博物館陳列五千年美術特展，見到新羅時代之佛像及建築飾物，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其精細處似有過之而無不及），故每年暑假都會動念到韓國一行，但至今始能實現。此次韓遊緣起，因漢城東國大學七十週年校慶紀念，舉辦「世界佛教學術會議」，邀請參加，因意思義所在（且東大機票亦寄贈到達），不容推却。慨思中韓佛教文化似像中斷多時（雖然中間也有韓國出家人來台參加受戒，及十年前到中國文化學院攻讀哲學之尼師釋性法一人。而居士或教授們來華研究者，似亦曾有數人，如全忠烈教授則來台研究華嚴宗思想）今兩國佛教人士尤其僧侶們，若能重興隋唐時代之互相切磋，交換研究，為現代佛教復興而共同努力，這是值得重視的。

雖然尚有不少西方宗教在韓國發展及活動，但畢竟仍是充滿東方古文化所涵養之民族。當我初抵漢城之初夜（本來陌生，初訪，但得東國大學有人接機，尤其是經過台灣法師們的介紹，曾住漢城三十餘年度誠佛弟子陳居士之照料，一切都覺不陌生了），仲秋涼意，晚風飄拂着滿植路旁之垂柳，韓國婦女仍不少穿着

古服來往於現代化街道之上。萬家燈火通明，初踏上前韓國境之行人；心中滿懷深意；念故國風華，欲瞻仰巍巍古剎已不可得，只有到韓來才可見到（我會多次答覆研究建築的同學說過）！

南韓之行十餘日，時間很緊湊。會議三天結束後的次晨；七時五十分，隨即跟着為我們安排參訪古剎的迦山法師和陳居士動身出發。雖然匆匆數日之遊方，但所到之處，印象深刻，並且能把握機緣，實地考察，以瞭解其歷史淵源，及其發展概況，這是要感謝領路的法師和傳譯居士的功德。我們一行七家，（我和林濃，佛教會派來參加會議之明復，慈惠二法師，還有一位法藉之尼師日性）沿途互用韓語、中語、日語、英語，不夠瞭解時，則動用筆寫，各人注意找尋自己需要的資料，這一行脚，可說相當辛苦，但也有相當收穫。每日晨興起行，夜間投宿古寺，松風月影，古佛明燈，飛簷畫閣，青山疊翠，不禁又興故國之思，峩峩雲海，清城月夜……。然而，「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悠然神往，俏立對松風！

曹溪山月夜：古德云：「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記得民國三十年就曾到韶關曹溪禮六祖真身，及參拜虛雲禪匠，也可說認得曹溪路麼？

今夕何夕，夜遊曹溪山中，單止松廣古剎。一千二百餘年之大叢林（為南韓著名禪刹）殿宇林立，古意盎然，青苔路滑，然毫無頹廢之感，莊嚴肅穆之攝受，大有氣勢萬千之感。

夜色如幕，法尼師引道至一口清泌澄瑩之古井盥洗（她已住此將及一年），仰望上空，一切如一切，而消融一切。是時，心如止水，語言已屬多餘。

月夜中由住持法師引導參拜九山方丈，經過幾度院門，松徑裏侍者迎出，開了「不二門」，一行拾幾登上「微笑堂」（文室額曰「微笑堂」）賓主席坐，明復法師，稍事寒暄，和尚亦問及台

灣佛教。窗外月色如銀，室內芬芳馥郁，頓時禪機得得，便請開示禪法。

「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麼？」禪師問。

「妙法」筆者答。

「何謂妙法？」禪師又問。

「無住生心」筆者答。

「何謂無住？」禪師又問。

「不着二邊，但中不立。」筆者答。禪師更窮追究道：

「起心以前，那個是？」

「起即非有，故云妙有。」筆者答。

「妙，即言詞，更道言前一句。」

「道得一句即非句。」

「非句即此用麼？離此用麼？」

「用時即用，如月行空而無迹。」答。禪師此刻又推開一層道：

「月行無跡即不問，那個是心？」

「本無心，故無語可答，請和尚慈悲。」筆者語禪師盈盈含笑，映照滿堂，隨手寫道：

「雲散萬里，孤月獨照」。

彼此收筆斂鋒，禪師挽留多住幾天，但時間已安排就道。

事出偶然，筆者早年本究宗下，但自依止天台倅公恩師，即悟斯世多動亂，人心少冲和，對禪門之機鋒棒喝，視為怪異譁衆之舉，故十年來著：「近代禪風佛宗論」，意謂公案話頭之禪風，日本介紹了寒山子，美國也有嬉痞禪，而今應是提供世人教化明淨，「諸惡莫作」之時了，故亦久已不彈此調，不意偶然筆談，亦只付諸一笑了。

記

記

記

曹溪流水聲聲遠，飛車經過綠化之農村，見許多屋頂都塗上紅、黃、藍、綠、的顏色，遠看頗為美觀，近看却極為簡陋，全是坭牆竹架的房子，這是政府為美化農村而作的施設。（當我初抵漢城，有位華僑告訴我，韓國政府近年對社會的設施，說做就做，這真值得我國參考的！）

通度寺，為有名之古刹，寺門前有石柱刻：「圓頂方袍，頂天立地」八字，警惕沙門之詞也。

從通度寺右側有路直抵極樂菴，見人山人海，原來都是參加無量閣消災法會的信衆。經過响導迦山法師傳達，便領一行衆人進入一小室，當時迦山法師問我是否有話問方丈，當時無意，但思既有消災法會，應可說教並施，隨即寫數字隨俗請開示，那位方丈便將時時慣用之棒法，向我手上一打，這在禪門只堪一笑，便無踪跡，但向不滿這種玩弄禪機的做法。

自此之後，對韓國現代禪師生起了非為旁人所易瞭解之懷疑，韓國佛教禪宗，仍沿這套打打喝喝的手法，抑或另有工夫？那只有存疑了。

記

記

記

七日晨間回到漢城。漢城曹溪宗西翁大宗師，必需參訪一次，準備提出些疑問，請求解答。西翁宗師，在八月卅一日「世界佛教學術會議」開幕時，所作的簡短致詞中，說得很中肯，心頗敬之。

十日，作為結束南韓佛教訪問最後一天的下午，經過有關人士之通傳，拜訪了西翁宗師，以下是當時彼此的問答：

「請問宗師，貴國佛教如何教育青年？」

「覺本來面目，慈悲心立場，總和團結」（西翁禪師答）。

請問施教之中心？

「養成人材，傳法布教」（西翁大師答）。

請師宗問「對於一花五葉後之棒喝禪風，在現代韓國是否仍然盛行？」

「於禪院可行，在一般則說教」（西翁禪師答）。

於是我已得結論，心生歡喜。蓋宗師之所以宗師者，則較為圓融，對禪院內可行打喝之禪風，對外則以說教為冲和方便。此實為我國現代禪門教育（本人常亦作此施教行徑）折衷調和，則打喝固不宜隨時動用，否則太露鋒芒，反而無益。

丙辰中秋後四日於漢城

舊金山的金山寺

不羣

發出籌募「萬佛願基金」的呼聲！

開妙覺山——創萬佛城——建如來寺——辦虛雲佛教大學、
立安老院、設佛教醫院。

在近代，中國法師駐錫美國弘法者，大不乏人；而其中真正能起化導作用，教化當地白種民族的佛教機構，捨舊金山的金山寺外，沒有別的道場具有如此魄力；捨宣化老法師外，不作第二人想。

宣化老法師遠在十幾年前，由香江出發，懷着無盡的悲心，帶着墾荒的精神，踏進美國的舊金山，披荆斬棘，開疆拓土，一手把金山寺創立起來。門風高峻，戒律精嚴，實踐原始佛教比丘生活，日中一食，夜不倒單，苦行卓絕，爲世罕見。很快地，道風蜚聲寰宇，德業感人心弦，金山寺由此成爲當前震撼國際第一大道場。

古人有「龍天推出」這句話，宣化老法師禪機妙悟，應機施化，不特「龍天推出」，得到龍天擁護，而且道高望重，名滿天下，廣受當地信衆——諸如沈家楨等大居士給予有力支持，各界人士紛紛望風皈依。最難得的是攝化不少社會學者，其中有出身哈佛、普斯頓等名學府，得博士、碩士銜，以及大學畢業生，均虔誠投拜門下，披剃出家，過着苦行頭陀的生活，又從事助「宣法」化」工作。

金山寺臥虎藏龍，眞個是人材濟濟，羣賢畢集的道場，講的是眞修實學，行解相應。平日由創辦人宣化老法師講示法要，督促用功，完全遵照中國叢林式制度，甚至比叢林清規更加嚴格，早晚大殿，中餐過堂。此外，劃定時間參禪，規定功課念佛，修持工夫，從不間斷；住衆生死心切，道業功深，人人爲生死而出家，個個爲弘法而出家，續佛慧命，繼承如來家業而出家。

過去中國鎮江，有座出名的金山寺，爲中國禪學中心，是宗門下首屈一指的「選佛場」；而今美國舊金山，也有座出名的金山寺，爲美國禪學中心，是宗門下首屈一指的「選佛場」。前者出過不少高人，一木樵槌打下有十七個半開悟的記錄；民國以來，還出了一位「金山活佛」。後者的人材，學貫中西，看來也不簡單；宣化老法師的成就，絕非偶然！

事實證明，正在蓬勃躍進的金山寺，法業方興未艾，已推向另一個峯頭，展開新階段發展。今年初，耗資六百萬美元，購下方圓數里——原是一所政府古老大醫院，裏面有幾十座大廈，每座可容納千餘人，全場可住好幾萬人。這樣大的地方，這樣多的建築物，用來改作伽藍，成立道場，別說歐美國家史無前例；就是中國佛教史上，搜遍四大名山，八大小山，也不易發現這麼一系列的、龐大的、樓高幾層的建築物；即使媲美古印度的那爛陀寺，也有過之而無不及。

新開道場命名「妙覺山」，闢「萬佛城」，立「如來寺」，取名命意，都很有內容、有意義。金山寺掌握這樣一個大好地方，作修持梵刹、推動佛法、福利社會、提高佛學教育、促進佛教文化發展等各方面用途，按步就班，大作佛事。

昔時六祖惠能大師，得法黃梅五祖；今日宣化上座，得法曹溪，乃當代禪宗泰斗虛雲老和尚親傳法裔。禪門以心印法，契悟窮源，宣化老法師不忘其本，擬辦「虛雲佛教大學」，旨在培育弘法僧材，也方便社會一班知識份子研究佛學，光大佛教，導致

佛法在整個西方領域，得到全面發揚。以此，來紀念一代禪門巨德宗師，可說意味深長。

在福利社會方面，則本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美德，強調中國倫常禮教，敬老尊賢，計劃開一間安老院，方便施行佛化，給年紀老大的人，頤養晚年，有個娛樂晚景的環境。

病爲人類可怕公敵，經稱：「看病福田爲第一福田」，顯見佛教固然重視人心教育，療治心病；可也從不忽視治療人身體上的毛病，注重醫藥照顧。當然，「佛爲大醫王」，宣化老法師代佛行化，「建道場於處處」，初創金山寺，治癒過不少人的心病，今關「萬佛城」，加設一個佛教醫院，就是治衆生心病之外，再治身病，雙管齊下，兩面着手。

看起來，金山寺爲人羣社會提供的服務，是多方面的——辦虛雲佛教大學，則「生」有所教，立安老院，則「老」有所依，設佛教醫院，則「病」有所治，擴大道場最終目標在於教人擺脫生死桎梏，則「死」有所歸。這生、老、病、死的人生四大苦患，萬佛城都有了解決的方案，周詳的計劃。

然而，同一時期，要做這樣好幾樁大事情，經費開支，自然浩大，處處非錢莫屬。常言道：「一木難支，衆志成城」，要的是大家的力量，衆人的支持，「積沙成塔，聚液成裘」，所以金山寺在萬佛城，組成一個「萬佛願基金」，發出呼聲，籲請十方善信，要求各界同人，踴躍捐輸，共同獻金，加入萬佛願基金，每願一千元，可發自己要發的願，可做自己喜歡做的功德。

說真的，萬佛城中設萬佛願基金，是個蠻有意義的空前創舉，發一願，等於發萬願，供一佛，無異供萬佛，有如地藏經上說的：「捨一得萬報」，功無虛棄，福不唐捐，有機會加入萬佛願基金的人；「是諸善男子、善女人，不於一佛佛二所，種諸善根，已於百千萬億佛所，種諸善根。」對，對極了，金剛經的話說得對極了。

爲着獎勵人們都有機會加入萬佛願基金，主辦當局，特訂出優待辦法，凡捐資一千元加入萬佛願基金的人士，當將其芳名刻碑鏤石，永存紀念。俟其百年身後，還要爲其供立牌位，長留功德堂中，讓後賢祀奉。從此：近三寶住，聽經聞法，登九品蓮

，超凡入聖。

有這樣好的條件，說什麼也別放過。有意加入萬佛願基金的每一位善信，可直接向美國舊金山金山寺洽商，地址探錄如下：

Gold Mountain Monastery.

1731 15th St. San Francisco, CA 94103 U. S. A.

（上接第14頁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

如何脫離諸苦痛？ 不能攝苦歸入道，一味躲避有何用？
不知忘念即法身，一味對治有何用？ 不捨各種諸作業，
勤求滿足有何用？ 不斷貪著與瑣務， 空想成就有何用？
若不立斷鼓猛勇， 『將來修行』有何用？ 若不立即求解脫，
空想緣至有何用？ 若不即時調自心， 『以後再修』有何用？
若不當下立了斷， 『以後再作』有何用？ 若不即時斷疑惑，
『以後再說』有何用？

少年聽了極爲感動。於是下了決心，立即放下一切，專志學佛，他的父母也因此准許了他。尊者亦收留他爲徒，傳以灌頂和口訣使之成熟解脫。以後他就成爲尊者的「親近弟子」之一，名叫哦崗惹巴打瑪網述。

以上是尊者在布省遇見打瑪網述的故事。

註 解：

① 藏文此處若直譯則是「天青色的少女」，此處大概是指衣著爲天青色，而不是人之容貌是天青色的。

② 此處以譬喻而說法，有時用物喻，有時用人喻。人喻中有泛指及專指，故極不一致。如：普賢王如來則爲專用名詞。因爲普賢王如來乃紅教所指之本初佛，爲學密人衆所週知者。但善生佛母（nGro·wa·bSun·Po）是否爲「專用名詞（proper noun）」，則不可得知。

③ 此處直譯則是：「何用把綰巴口袋用力壓緊」，蓋藏人出門時以皮袋盛綰巴，壓得越緊，自然攜帶得越多。此處無法直譯，只能取其意向而已。但此處原句極富西藏民俗之本地風光，若能直譯則更能表達原文之風味，此爲譯密勒歌集之種種困難的一種。這類情況很多，特借此例爲讀者說明譯事之難也。

澄基誌



介紹淨土大經的節會本

祝 空

近日，一位曾經皈依虛雲老和尚，而目前潛修淨土的老居士，捨身外財，發心重印了一部淨土宗的典籍，即「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淨土宗的經籍，歷來均推「無量壽經」最為重要，因而有「大經」之稱。此經東來後，曾經歷代譯師翻譯，共計一十二種譯本，唯宋元以後，在世流通者僅存五本，即大藏中的「淨土五經」，計為：

- 一 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後漢婁迦讖譯）
- 二 佛說諸佛阿彌陀三那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簡名「無量壽經」或「阿彌陀經」吳支謙譯）
- 三 無量壽經（魏康僧鎧譯）
- 四 無量壽如來會（唐菩提流志譯）
- 五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宋法賢譯）

就此五種譯本而言，雖說是同經異譯，但其中互有詳畧，且立義亦有互相難以融會之處。即如四十八願，彼此就有遺缺，其中尤以「國無婦女」一願，婁迦讖及支謙的譯本均有，但流通最廣的康僧鎧譯本，則付諸闕如，由是成爲一重疑案。然而這還是就譯文的內容而言，以發願的數目言，則或作二十四願、或作四十八願、或作三十六願，實因譯師在繙譯時或有刪畧、或有重複，而在列目合併敘述時，更各持不同的觀點所致。

本來要彌補這個缺憾，最直接的方法，是找梵文原經比對，或且重新繙譯，然而此事却實在知難行易，因爲梵本是否能得，已是一個問題，此經的梵本是否亦有多種，亦是一個不能不考慮的問題。

因此，歷代淨土學人就有「節會」之舉，即將同經異譯各本互相比對，另會集成一經，俾此大經能廣流通，讀者亦不必因譯本互相間的岐異而造成困惑。當然，會集的人責任是很重大的，因爲他的取捨，將以「定案」的面目流傳於世，倘若取捨有誤、詳畧失均，則反而會貽誤了後世的讀者。

最初做節會工作的人，是王龍舒居士，他取前列五經中的四本會爲一本，而未取唐代的譯本。然而有人批評他因爲着眼於流通，故往往有遺漏了深義的地方。換而言之，王氏的會本僅能看作是一通俗本，倘根據它來研究淨土，反而會將此宗庸俗化。

因而後來就有一位彭二林居士出來另作節會，企圖補救王氏的缺失，彭氏的工作，只是就最爲繁浩的康譯「無量壽經」來節畧，因而嚴格來說，只是「節」而不是「會」，故而亦頗引起一些淨土宗學者的不滿。

魏默深居士正因不滿於彭氏的工作，故盡取五種原譯，另爲節會之本，論者說，他的成績已超過了王彭二氏。但魏氏會本，却有一些五種譯本都沒有的文句，因而未免覺得違背了節會工作所應有的徵信精神。

文首說，那位老居士所重印的「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是目前所見的最後一個節會本，節會者爲近代人夏蓮居居士。

夏氏節會此經，閉居三年而成，據承事他的人說，他屢易其稿，務使節會本能達到：

- 一 盡攝現存五種譯本的精蘊。
- 二 無一字一句不見於古譯的原文。

也許，夏氏的目的，我們就從他所定的經題已可以看出。前人節會之本，只題「無量壽經」或「大阿彌陀經」，原意或只求通俗易流通，夏氏則集取各種譯本所譯的經題而成。因此經題雖長，却可見節會者的一番苦心，而尤可見其一字不苟的作風。

本節會本共分四十八品。有些品，節會者節畧的工夫做得頗好，如「寶樹徧國」等品，屬於依報，本來重要，但若文字太繁，反令讀者目迷五色而失去經中原義，今節本只簡畧勾提，又不失意旨，這是對玄奘法師譯心經的精神的承繼。有些品則實在很費心思，如「發大誓願」品，節會爲二十四願，但內容實在包涵四十八願，每願亦不可割裂。這些都是夏氏節會本的特色。

老居士發心重印夏氏的節會本，也就是發心讓淨土宗的大經得以廣泛流通。這發心很大，想來持讀此本的人，該不會辜負這一番發心吧。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啟事」

無量壽經，爲淨土羣經之綱要，自漢迄今，凡十二譯，現存五譯，各有詳畧，初心學者，徧讀爲難，鄆城夏蓮居居士，發願重校此經，閱時三載，汇集漢、唐、宋五譯本之大成，文約義顯，詞暢理圓，習淨土者，誠能受持讀誦，則於蓮宗法門統攝無遺。該經初刻於民國二十五年冬，再版距今亦將卅年，流通海內所剩無幾，某老居士，鑒於法寶散佚，將成絕響，爲發心重印三千部，俾廣流佈，並交由本刊代爲贈送，藉結善緣。凡我讀友，函索却寄。惟暫以本刊爲限。外埠讀友俟與各地代理處洽妥後，另行通告。

茲附奉 現金 / 支票 美金 / 港幣 元 角。
 訂閱內明雜誌全年 / 半年 (自第 期起至第 期止) 請以
 平郵 / 空郵寄交下列地址 :

定閱人.....

定價表	本港	半年	港幣	12.00	台灣	全年	平郵	US \$ 6.00	美國	全年	平郵	US \$ 7.00
		全年	港幣	24.00			空郵	US \$11.00			空郵	US \$20.00
	另售每本	港幣	2.00	日本	全年	平郵	US \$ 7.00	加拿大	全年	平郵	US \$ 7.00	
						空郵	US \$11.50			空郵	US \$15.00	
					泰國							
					菲律賓							
					新加坡							
					馬來西亞							

佛敎新聲

內明書院聯合畢業典禮

劉金龍中學 理民府吳國泰主持授憑

佛敎妙法寺內明

書院第八屆畢業典禮及

劉金龍中學第三屆頒獎禮，於十二月十日下午三時齊在該校禮堂舉行，請由屯門理民官吳國泰親臨主禮及致詞，吳夫人主持兩校授憑及頒獎。

首由兩校校監釋洗塵法師致詞，畧謂：今日兩校獲深得民心的父母官吳國泰主禮，實感榮幸。妙法寺內明書院、劉金龍中學是本寺創辦的不牟利學校，本着佛陀慈悲濟世的精神，以發展鄉村教育為宗旨，對於鄉村子弟除增進其知識，啟發其思想外，同時注重我國固有道德之培養，使學生在品德兩方面平均發展。過去歷屆畢業生無論就業或升學，都能獲得僱主及學校當局之好評，特別是品行方面，受到社會人士普遍的讚揚，說明我們的教育已獲得了一點預期的成果，真是值得告慰於各位家長的。

現在本寺兩校學生，已激增至二千二百餘人，遠在港九的學生都負笈來校，市民及遊客來此觀光及遊覽者，日益增加，由是藍地市面日趨繁榮，可見本寺弘興法敎對地方之發展與繁榮影响至大，將來難以估計，由於來校就讀的學生紛至沓來，本校因課室有限，每年使額滿見遺的學生

，輒以千計，現為配合政府發展中學教育及利便新界學生就讀中學起見，擬將政府撥地改建七層新穎校舍，並增加新設備，適應學生需要，但若將原來課室拆卸再建，勢將被迫停課，影响學生學業，故擬於妙法寺私家地中撥出與該等課室同等面積之土地興建七層校舍，一俟新校舍落成，再將舊課室拆卸歸還妙法寺，作宗教發展之用途，此為方便之變通辦法，希政府本以往協助教育，繁榮郊區之厚德，對本寺內明書院改建計劃當樂予考慮，俯加批准，但是本寺由一九七五年申請至今尚未批准，希望吳長官到任早予批准，這是我們全體員生的願望。

有兩份校務報告小冊子，分別由內明書院校長鄧潤棠，劉金龍中學校長梁剛先後讀出，表明了內明的班級人數，訓育實施，會考成績，學術競賽，體育、康樂活動，皆有相當出色成就。而劉金龍中學更獲准開辦F1至F7，而F6至F7港大預科班將兼收男生，其餘一切校內校外設備活動，皆有詳細報告。

吳夫人主持授憑頒獎後，吳國泰繼致詞畧謂：釋洗塵法師秉承佛家慈悲濟世，及有敎無類宗旨，於一九六一年創辦內明書院，為教育而教育，造福鄉民，貢獻社

會。年來承釋法師領導，各校董支持，書院日具規模，校譽卓著，深得家長擁戴；社會人士褒揚。內明書院之成就，令人欽佩，亦為香港佛敎教育史開創新頁。內明書院行將興建新校舍，更反映貴校辦學與敎精神，無休無歇，理民府定當悉力協助，令莘莘學子早日獲得潛修供讀之理想學府。各畢業同學，五年中學學習中，蒙諸位老師諄諄訓誨：德、智、體、羣並重。畢業後，應毋忘師長敎導，更勿忘「慈悲喜捨」校訓，務求養成健全人格，高尚品德，則無論升學或就業，定有一番成就。觀禮者尚有：屯門鄉事委員會主席劉皇發太平紳士、敎育官郭偉超、聯絡官劉登翔、歐世雄、鄧鈞興、劉倫、葉耀光、周文炳、區廣智、林木森、蘇新、曾登保、黎國棟等校長及金山法師等百餘人。

能仁書院學術講座

柳存仁應邀演講：

「海外治學之得失」

能仁書院學術講座，十二月十日邀請名學者現任澳洲國立大學敎授柳存仁蒞臨演講，題為：「在海外研究中國學問的得失。」聽講者至為踴躍，到有該院副院長白志忠，敎授李澤咸、鍾應梅、陳繼新、釋賢德等暨學生共一百二十餘人。

首由副院長白志忠介紹柳氏與聽眾見面，盛讚其在學術上之成就，並對其此次抽暇前來演講之盛情表示謝意。

柳氏首先指出：在海外研究中國學院

，有若干優點，也有若干不便之處。

繼稱：中國學問有其本身的傳統，中國學者承襲豐富的文化遺產口耳相傳，在師生授受之間，對學問本身就有適當的了解。他們選擇參考書，就有能力去分辨某些著述為重要、次要、或無關緊要，而西方學者對這一點便常常感到吃力。

外國學者研究中國事物，常苦於無法深入去理解中國的生活環境，對語文的鑽研也不及中國人的出於自然。一般來說，到現在為止，能寫中國文章而完全沒有語法上和文法上的錯失者，只有少數。

在海外研究中國學問，亦有好處。例如若干罕人研究的亞洲語文，像梵文、巴利文、波斯文、阿剌伯文之類，海外的大學，講授的較多，香港則絕少。對於西域（即古代的中亞細亞）這個廣大地區的探究，及東西交通的歷史，則以西方人的貢獻為較多。海外若干著名大學的圖書設備，對研究專門學問有更大的幫助，加上西方學者的高度的分析頭腦，他們要求精確、詳盡的特性，值得我們借鏡，雖然中國學者似乎常能夠有較高的綜合能力。

柳氏並勸勉諸生，研究中國學問，除要精通本國語文外，要能精通幾國文字，至少也要精通英文，因為戰後三十年來國際間的學術交流已愈益密切。

湛山寺慈德安老院開幕

香港湛山寺慈德安老院位於清水灣大澳門，得政府撥款三十萬元資助，經於十

二月五日落成開幕。是日該院恭請社會福利署長李春融先生主持開幕典禮，李署長指出：老人服務需要不斷擴展，而政府亦正在釐訂一頂新的老人服務計劃，以改善對老人衣、食、住、行的基本服務，使他們生活得更快樂。無論該新計劃的內容怎樣，都需要更多志願人士的努力幫助及貢獻，以便使更週詳的服務計劃得以實現。

李氏又稱：雖然政府對慈德安老院計劃大力支持，供應所需的土地，並從政府獎券基金中撥款三十萬元作為部份建築及裝修費用，然而，該計劃之能成功，仍賴湛山寺同人的熱誠、決心，遠大的眼光，及全心全意為老人提供服務所致。

湛山寺慈德安老院建委會主席王時新致詞稱：敬老是中國民族美德，是次港府支助安老院的興建，使無依無靠老人得以安身，目前可容老人七十二人。惟安老院今後開支費用，仍仗熱心人士的捐助。

隨後由安老院長釋寶燈法師報告建造安老院經過，建院委員會副主席李震之致謝詞，並由副主席邵逸夫代表致送紀念品給李春融署長。禮成，素筵招待嘉賓善信，皆大歡喜云云。

佛教英中畢業禮

昨假大會堂舉行

何雅明授憑頒獎

香港佛教英文中學第四屆畢業典禮，十一月廿五日下午三時，假香港大會堂舉行，到政府首長、主禮人何雅明副教育司、

湯啟康教育官、楊勵賢議員、許衍董、梁剛、米至仁、盧少陵、周廣智、田文忠、曾文翰、潘德貞、陳潤權、黃超聲、何德明、盧秋達、校監洗塵、董事寶燈、旭朗、金山、暢懷、了一、廣普、融靈、黃國芳、校長白志忠暨該校員生共四百餘人。

典禮開始，首由校監洗塵法師致開會詞，歷述該校創辦經過，並指出：今日稍有寸進，實得力於教育當局之指導，與佛教四眾之支持，及全體董事、教職員同心合力有以致之。並盛讚何雅明副教育司對香港教育之巨大貢獻，對何氏之蒞臨主禮，深致感謝。繼由校長白志忠報告校務，署以該校目前擁有自置自建校舍兩幢，設備日臻完善，現有學生二千一百餘人，加上中六學生三百餘人，總數達二千五百人之眾，歷年中五、中六畢業人數共達二千七百餘人，遠赴歐美及本港中文大學深造者共七百人左右。

隨由何雅明副教育司授憑及頒發學業成績優異獎，並即席致訓，大意謂：貴校創辦，歷時僅六載，經過不斷努力耕耘，校務有迅速發展，今已有校舍兩幢，足以提供完善教學設備，不只為一所備有完整中學班級之學校，更辦有大學預科，學生總數超過二千人，可算本港規模宏大的學府之一。自一九七二年起，貴校已積極協助政府，推行發展中學教育政策，提供不少中一至中三學位，本人對貴校協助政府推進教育的努力，深表謝意。何氏繼稱：貴校以佛陀濟世服務社會精神作為辦學主

旨，對學生道德精神方面的培養一定特別重視，貴校畢業生自然就得益不少了。何氏並以寧靜的消閑活動——「閱讀」為題，發揮偉論，勗勉諸生養成閱讀習慣，則一生受益不淺。最後由校董黃國芳致謝詞，五時許禮成，茶叙款待嘉賓。

覺光書院開幕典禮

本港教育方興未艾

佛教覺光書院於十二月十日下午三時，在該校舉行開幕典禮，請香港佛教聯合會副會長黃允敞主持揭幕，該書院乃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法師為弘揚佛法教育，而個人斥資興辦之私立中英文中學，昨開幕禮到有全港諸山長老、大德、社會官紳名流，文教各界先進，嘉賓逾千餘人。

典禮首請主禮人黃允敞主持揭幕儀式，全體向佛像行禮及唱佛寶歌，校監覺光法師致開會詞，申述創建覺光書院意義稱：「佛教覺光書院的創立，本是我多年的素願，我們知道今日之社會，貪欲熾盛，道德沉淪，到處充滿著殺盜淫妄勾心鬥角，貪瞋癡慢。由佛法揉合成的中國文化，正遭受著打擊和摧殘，要挽救世道人心，非從教育入手不可，要達到教育理想，非推行佛法教育不能奏效。本校教育目標，以佛教思想為體，以中國文化為相，以西方語文科技為用，四育並重，務期陶冶成『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完美人格。」校長許衍董報告校務後，請主禮人黃允敞致詞，黃氏於詞中指出：興學育才，

在中外古今任何一個國家與任何一個社會，莫不重視推行，即以本港而論，近二十年間，由政府辦理之官立學校或志願團體主辦之津貼學校，及由私人組織開辦之私立學校，日見增加，政府當局近更積極推行九年資助教育計劃，使適齡兒童，除獲六年小學教育外，更有機會接受三年資助中學教育，更由一九七八年起，廢除升中考試，所有小學畢業學生均獲得派升官立、補助、津貼及私立中學就讀，無有落選者，足見本港教育前途，正方興未艾。貴校命名為佛教覺光書院，收容本區及鄰近區域有志就讀中學，與熱愛佛教之青少年學子。詞畢隨即主持頒發該校各學會會旗，校顧問果通法師向黃太平紳士獻紀念品，學生代表向黃夫人獻花致敬。最後由校顧問范世忠居士致謝詞，禮成茶會歡叙。

佛教寶靜護理安老院

專為老殘人士而建設

李春融署長主持奠基

香港正覺蓮社繼主辦佛教寶靜安老院後，年來又在粉嶺百福村安老院之旁，撥地七萬餘呎，興建佛教寶靜護理安老院，以收容年老無依而需受醫藥護理之老人，該護理院於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時，恭請社會福利署長李春融議員主持奠基典禮，到臨觀禮嘉賓，有官紳名流各界嘉賓及佛教諸山大德，四眾人士，共達數千人，情況非常隆重熱烈。

港十五佛教團體恭賀

王澤長立法局議員

港九新界十五個佛教團體，以王澤長太平紳士最近榮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特於十二月九日晚聯合在富麗華三樓設筵祝賀，赴會的佛門大德善信友好數百人，情況熱鬧。聯宴的佛教團體：包括寶蓮禪寺、筏可福利基金委員會、正覺蓮社、菩提學會、西方寺、竹林禪院、佛教大光園、慈航淨院、慈航學校、般若精舍、般若安老院、志蓮淨院、志蓮安老院、志蓮學校及香海蓮社等。

盛會推出寶蓮禪寺源慧法師致詞，畧謂：王議員乃前香港佛教聯合會故副會長王學仁老居士嗣哲，潮州望族，執業律師，幼承庭訓，以佛教慈悲智慧為終身之信仰，自就業以來，舉凡佛教慈善教育福利，皆竭力協助推行，歷任香港佛教聯合會董事及秘書長，佛教醫院主席，不少佛教團體亦多由黃氏担任法律顧問，或董事或校董，亦曾任英國公證人協會高級會士，香港律師公會主席，政府稅務上訴委員會委員，暴力傷亡賠償委員會委員，華人廟宇管理委員會主席及其他團體要職。

王氏任事皆本慈悲以情恕，智慧以理判，為不易原則，凡事能以情理兼顧，達乎中庸，對公能盡守職責，對己能實踐濟世本懷。此次榮任立法局議員，是建功在社會，眾望所歸，不獨為王議員高第鄉黨之光隆，亦我佛教信徒之榮耀，此後，更願王議員一本以往愛護佛教之真誠，加以

擁護，並為廣大市民創造更多幸福生活，實深厚望。

詞畢，由永惺法師致送紀念品與王議員，繼由王議員致詞答謝，畧謂剛才主席對本人過份獎飾愧不敢當，此次本人蒙政府委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秉遵先君遺訓，職志所在，能夠追隨先進，佐負艱任，一本我佛慈悲博愛之精神，竭誠為四眾工作，為社會服務，亦屬幸事，不過自知庸駑，希望各位大德，時加賜教，庶免隕越，以副各位之厚望。

香港佛教信徒日衆，對社會貢獻日多，如文化教育，慈善福利，以及弘揚佛理等工作，已有不少表現，此皆賴各位領袖，各位大德，抱無畏精神，利他之宏願，悉力以赴，克服萬難，方有今日之偉大成就，本人欽敬之餘，願附驥効勞，為我佛教發揚光大，以盡為佛弟子之職責！

赴會者有：何善衡博士、覺光、洗塵、寶燈、智慧、茂善、健釗、智寬等數十位法師，蔡章閣、鄭植之、莊靜菴、鄒偉雄、陳榮根、區碧茵等居士名流數百人。

美國華僑佛教總會

法慧法師講地藏經圓滿

美國檀香山華僑佛教總會，素為檀香山最大的佛教團體組織，演經說教，推動法化，二十年來如一日，每星期定期講經說法，從不間斷。年前因其董事長知定老法師息影用功休養，衆以講座不容久懸，經知公同意，乃由董事部出面，請法慧法師代座，三年來，講過維摩、金剛、普門

品、盂蘭盆等大乘經典。自去年四月起，至今年九月止，每星期宣講地藏經，法師發音清雅，晰理透澈，聽衆如前踴躍，每至座無虛席，全經講足四十八座，也就是講了四十八個星期，今已圓滿結束，聽衆弟子，紛送菓儀，以表敬謝。據聞講座暫休息一段時期，以俟明春知定老法師銷假視事，當恢復講座云。

蓮花菴成立施醫贈藥所

安邦，乃馬來西亞首先開埠之地，尤富錫產盛名；十數年來住戶稠密，人口繁多，尤其勞苦大衆，陋屋居民，窮困無告者，比比皆是，巴生妙典法師與當地蓮花菴住持明顯法師有鑒及此，特發起籌組施醫贈藥所，以佛陀大慈大悲精神，救濟當地貧病爲主旨，聘請醫師每日爲貧病者施診，經數度會議，於十一月十六日籌備完成，定名為：「安邦蓮花菴佛教施醫贈藥所」，地點在安邦大街七十七號。並於十二月四日星期六下午二時，舉行成立慶典儀式，邀約各界熱心公益人士以及政界聞人蒞臨參加。

宏法寺施米百石濟貧民

慈悲基金會頒發獎學金

佛青國樂團舉行演奏會

台灣高雄新興區宏法寺住持開證法師，爲慶祝該寺創建二十週年紀念，特舉辦貧民救濟，由宏法寺佛教婦女慈恩會，及該寺護法徐永成先生等捐獻白米一百石，訂於國曆十一月十二日上午賑濟貧民，計

有新興、荅雅、前鎮四區五百戶貧民得到受惠云。是日下午二時三十分慈恩獎學基金會，於宏法寺慈恩講堂頒發六十五年第一學期獎學金。大學七名各得一千五百元，高中十名各得八百元，國中十六名各得五百元，高級佛學院七名各得八百元，初級佛學院三名各得六百元。

捐款鳴謝

查良鏞居士	港幣	五〇〇〇
馬來西亞三寶萬佛寺	港幣	四五〇〇
震天法師	港幣	五〇〇〇
何澤霖居士	港幣	五〇〇〇
張文防居士	港幣	三〇〇〇
黃金彩居士	港幣	五〇〇〇
沈醒圖居士	港幣	七〇〇〇
張曼濤居士	港幣	二四〇〇
蕭果照居士	港幣	八〇〇〇
張居士	港幣	五〇〇〇
妙法寺	港幣	二五〇〇
總計	港幣	三、九一〇〇

五十七期收支報告

一、收入		本期捐款	港幣	三、九一〇〇
		發行收入	港幣	七三九〇
		總計	港幣	四、六四九〇
二、支出		印刷費	港幣	二、八七九二
		稿費	港幣	八四〇〇
		郵費	港幣	五三〇〇
		什費	港幣	四〇〇〇
		總計	港幣	四、六四九二

內明雜誌社謹啓

更正啓事

五十七期本刊鳴謝內所刊馬來西亞三寶萬佛寺捐款五百元，誤植爲五十元，合應更正，並表歉意。編輯部



◁ 唐招提寺金堂內供奉之藥師佛立像





△ 招提寺內景

◁ 封面：鑑真和尚塑像——唐代宗廣德元年（日本太平實字七年，公元七六三年）
鑑真門人思託爲其師塑形（乾漆）現供奉於日本奈良唐招提寺。